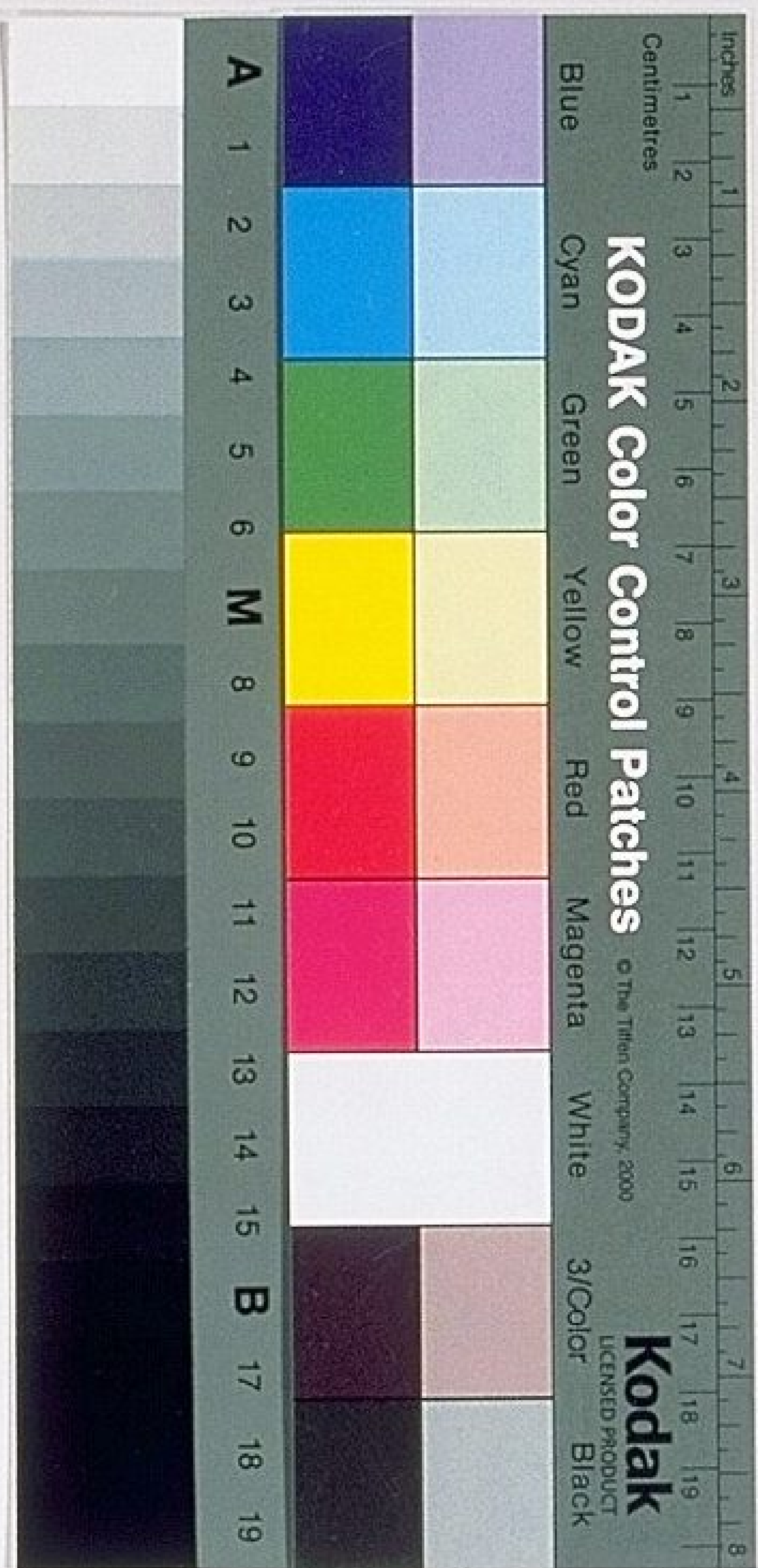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The Tiffen Company, 2000
Kodak
LICENSED PRODUCT
Inches
Centimetres
A
M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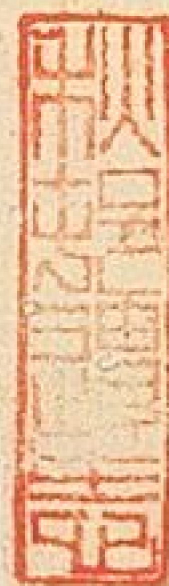
景德傳燈錄卷第五

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

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法嗣四十三人

西印度堀多三藏　韶州法海禪師
吉州志誠禪師　匾擔山曉了禪師
河北智隍禪師　洪州法達禪師
壽州智通禪師　江西志徹禪師
信州智常禪師　廣州志道禪師
廣州法性寺印宗和尚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
南嶽懷讓禪師　温州永嘉玄覺禪師
司空山本淨禪師　婺州玄策禪師
曹谿令瑫禪師　西京光宅寺慧忠國師
西京荷澤寺神會禪師　已上一十九人見錄





韶州祇陁禪師　撫州淨安禪師
嵩山尋禪師　羅浮山定眞禪師
南嶽堅固禪師　制空山道進禪師
善快禪師　韶山緣素禪師
宗一禪師　會稽泰望山善現禪師
南嶽梵行禪師　并州自在禪師
西京咸空禪師　峽山泰祥禪師
光州法淨禪師　清涼山辯才禪師
廣州吳頭陀　道英禪師
智本禪師　廣州清苑法眞禪師
玄楷禪師　曇璀禪師
韶州刺史韋據　義興孫菩薩　已上二十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者俗姓盧氏其先范陽人父行瑫武德中左宦于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三歲喪父其母守志鞠養及長家尤貧窶師樵采以給一日負薪至市中聞客讀金剛經悚然問其客曰此何法也得於何人客曰此名金剛經得於黃梅忍大師師遽告其母以爲法尋師之意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劉志略結爲交友尼無盡藏者即志略之姑也常讀涅槃經師暫聽之即爲解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告鄉里耆艾云能是有道之人宜請供養於是居人競來瞻禮近有寶林古寺舊地衆議營緝俾師居之四衆霧集俄成寶坊師一日忽自念曰我求大法豈可中道而止明日遂行至昌樂縣西山石室間遇智遠禪師師遂請益遠曰觀子神姿爽拔殆非常人吾聞西域菩提達磨傳心印于黃梅汝當往彼參決師辭去直造黃梅之東禪即唐咸亨二年也忍大師一見默而識之後傳

占籍山曰於所居之処起門戶而作百姓附名於官籍曰
窶 郡羽切 貧無礼也
艾 五大切 老也 礼曰七十曰耆 五十曰艾
緝 七入切 續也
元禪作山

衣法令隱于懷集四會之間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届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講涅槃經師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颺刹幡聞二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往復醻答曾未契理師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幡非動動自心耳印宗竊聆此語竦然異之翌日邀師入室徵風幡之義師具以理告印宗不覺起立云行者定非常人師爲是誰師更無所隱直敘得法因由於是印宗執弟子之禮請受禪要乃告四衆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即指坐下盧居士云即此是也因請出所傳信衣悉令瞻禮至正月十五日會諸名德爲之剃髮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受滿分戒其戒壇即宋朝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三藏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又梁末眞諦三藏於壇之側手植二菩提樹謂衆曰却後一百二十年有大開士於此樹下演無上乘度無量衆師具戒已於此樹下

書曰万机注机微也言當戒懼万事之微

明々或作明暗

開東山法門宛如宿契明年二月八日忽謂衆曰吾不願此居要歸舊隱時印宗與緇白千餘人送師歸寶林寺韶州刺史韋據請於大梵寺轉妙法輪并受無相心地戒門人紀錄目爲壇經盛行于世然返曹谿雨大法雨學者不下千數中宗神龍元年降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淸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淸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邪簡曰弟子之迴主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心要師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簡曰明喻智

元兒作見

慧暗況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无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兒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有詔謝師并賜磨衲袈裟絹五百匹寶鉢一口十二月十九日勑改古寶林為中興寺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又勑韶州刺史重加崇飾賜額為法泉寺師新州舊居為國恩寺一日

師謂衆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先天元年告諸徒衆曰吾忝受忍大師衣法今為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汝等信根淳熟決定不疑堪任大事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師說偈已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

元才作尺

締 徒計反 結不解

皆禪家之盛者恐言黄檗裴休之等乎不一定也

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師說法利生經四十載其年七月六日命弟子往新州國恩寺建報恩塔仍令倍工又有蜀僧名方辯來謁師云善捏塑師正色曰試塑看方辯不領旨乃塑師眞可高七寸曲盡其妙師觀之曰汝善塑性不善佛性酬以衣物僧禮謝而去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速理舟檝時大衆哀慕乞師且住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晚却迴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師之法眼何人傳受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否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飱遇滿之難楊柳爲官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在家一出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言訖往新州國恩寺沐浴訖跏趺而化異香襲人白虹屬地即其年八月三日也時韶新

鞫 居竹切 問ー也

金大悲 山云金姓大悲名此僧稱俗姓也廣灯云遼新羅僧金

兩郡各修靈塔道俗莫決所之兩郡刺史共焚香祝云香煙引處即師之欲歸焉時鑪香騰涌直貫曹溪以十一月十三日入塔壽七十六時韶州刺史韋據撰碑門人憶念取首之記遂先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頸塔中有達磨所傳信衣(西域屈眴布也緝木綿華心織成後人以碧絹爲裏)中宗賜磨衲寶鉢方辯塑眞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開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聞塔中如拽鐵索聲僧衆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見師頸有傷具以賊事聞於州縣縣令楊侃刺史柳無忝得牒切加擒捉五日於石角村捕得賊人送韶州鞫問云姓張名淨滿汝州梁縣人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千令取六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柳守聞狀未即加刑乃躬至曹谿問師上足令韜曰如何處斷韜曰若以國法論理須誅夷但以佛敎慈悲冤親平等況彼求欲供養罪可恕矣柳守嘉歎曰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爾後其有名賢讚述及檀施珠異文繁不錄)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就

請師衣鉢歸內供養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代宗夢六祖大師請
衣鉢七日勅刺史楊瑊云朕夢感能禪師請傳法袈裟却歸曹
溪今遣鎮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朕謂之國寶卿可於本
寺如法安置專令僧衆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墜後或
爲人偷竊皆不遠而獲如是者數四憲宗謚大鑒禪師塔曰元和
靈照　皇宋開寶初王師平南海劉氏殘兵作梗師之塔廟鞠
爲煨燼而眞身爲守塔僧保護一無所損尋有　制興修功
未竟會
太宗即位留心禪門頗增壯麗焉大師自唐先天二年癸丑入滅
至今景德元年甲辰歲凡二百九十二年矣得法者除印宗等三
十三人各化一方標爲正嗣其外藏名匿迹者不可勝紀今於諸
家傳記中略錄十人謂之旁出

西域堀多三藏者天竺人也東遊韶陽見六祖於言下契悟後遊
五臺至定襄縣歷村見一僧結庵而坐三藏問曰汝孤坐奚爲曰
觀靜三藏曰觀者何人靜者何物其僧作禮問曰此理何如三
藏曰汝何不自觀自靜彼僧茫然莫知其對三藏曰汝出誰門邪曰
神秀大師三藏曰我西域異道最下根者不墮此見兀然空坐於
道何益其僧却問三藏所師何人三藏曰我師六祖汝何不速
往曹溪決其眞要其僧即捨庵往參六祖具陳前事六祖
垂誨與三藏符合其僧信之三藏後不知所終

韶州法海禪師者曲江人也初見六祖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喩
祖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吾
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即心名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意
中清淨悟此法門由汝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法海信受偈
賛曰即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雙修離諸物壇經云門人法海者即禪師是也

吉州志誠禪師者吉州太和人也少於荊南當陽山玉泉寺奉事神秀禪師後因兩宗盛化秀之徒衆往往譏南宗曰能大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付衣法豈徒然哉吾所恨不能遠去親近虚受國恩汝等諸人無滯於此可往曹谿質疑他日迴復還爲吾説師聞此語禮辭至韶陽隨衆參請不言來處時六祖告衆曰今有盜法之人潜在此會師出禮拜具陳其事祖曰汝師若爲示衆對曰常指誨大衆令住心觀靜長坐不臥祖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元是臭骨頭何爲立功過師曰未審大師以何法誨人祖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即爲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聽吾偈曰一切無心自性戒一切無礙自性慧不增不退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師聞偈悔謝即誓依歸乃呈一偈曰五蘊

山云行者雖得旨之意也或云過之

抉或作決

幻身幻何究竟迴趣眞如法還不淨祖然之尋迴玉泉

匾擔山曉了禪師者傳記不載唯北宗門人忽雷澄撰塔碑盛行于世略曰師住匾擔山法號曉了六祖之嫡嗣也師得無心之心了無相之相無相者森羅眩目無心者分別熾然絶一言一響響莫可傳傳之行矣言莫可窮窮之非矣師自得無無之無不無於無也吾今以有有之有不有於有也不有之有去來非增不無之無涅槃非減嗚呼師住世兮曹谿明師寂滅兮法舟傾師譚無説兮寰宇盈師示迷徒兮了義乘匾擔山色垂茲色空谷猶留曉了名

河北智隍禪師者始參五祖法席雖嘗咨決而循乎漸行後往河北結庵長坐積二十餘載不見惰容及遇六祖門人策禪師遊歴于彼激以勤求法要師遂捨庵往參六祖祖愍其遠來便垂開抉師於言下豁然契悟前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

河北檀越士庶忽聞空中有聲曰隍禪師今日得道也後廻

河北開化四衆

洪州法達禪師者洪州豐城人也七歲出家誦法華經進具之後來禮祖師頭不至地祖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耶師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祖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爲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曰禮本折慢幢頭奚不至地有我罪即生亡功福無比祖又曰汝名什麽對曰名法達祖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汝今名法達勤誦未休歇空誦但循聲明心號菩薩汝今有緣故吾今爲汝說但信佛無言蓮華從口發師聞偈悔過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惟願和尚大慈略說經中義理祖曰汝念此經以何爲宗師曰學人愚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祖曰汝試爲吾念一徧吾當爲汝解說師即高聲念經至

不可過緣
出世因

方便品祖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爲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唯一大事一大事即佛知見也汝愼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體蓋爲一切衆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汝但勞勞執念謂爲功課者何異犛牛愛尾也師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祖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益由汝聽吾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已與義作讎家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師聞偈再啓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度量尚不能測於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

說三車大牛之車與白牛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宣說祖
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
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爲凡夫說不爲佛說此理
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
三車況經文明向汝道無二亦無三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爲昔
時故一乘是實爲今時故只教汝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
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
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
夜無不念時也師既蒙啓發踊躍歡喜以偈贊曰經誦三千
部曹溪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羊鹿牛權設初中後
善揚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祖曰汝今後方可名爲念經僧也
師從此領玄旨亦不輟誦持

壽州智通禪師者壽州安豐人也初看楞伽經約千餘徧

而不會三身四智禮師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
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
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
提聽吾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
佛地吾今爲汝說諦信永無迷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師
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邪若離
三身別譚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
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
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
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轉識爲智者教中云轉前五識爲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爲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爲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爲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師禮謝以偈贊曰三身元我體四智本心
明身智融無礙應物任隨形起修皆妄動守住匪真精妙旨
因師曉終亡汙染名

任俠 漢書曰季布爲ゝゝ有名如淳曰㕥信爲任同是非爲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又曰以義示人ゝ皆信之曰任輕死重義曰俠胡頰又ゝ以權力俠輔人

江西志徹禪師者江西人也姓張氏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爲第六祖而忌能大師傳衣爲天下所聞然祖是菩薩預知其事即置金十兩於方丈時行昌受北宗門人之囑懷刃入祖室將欲加害祖舒頸而就行昌揮刃者三都無所損祖曰正劒不邪邪劒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即願出家祖遂與金云汝且去恐徒衆翻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禀旨宵遁終投僧出家具戒精進一日憶祖之言遠來禮覲祖曰吾久念於汝汝來何晚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於深恩其唯傳法度生乎弟子嘗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爲宣說祖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也祖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祖曰涅槃經吾昔者聽尼無盡藏讀誦一徧便爲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爲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祖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眞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眞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眞無常義也佛比爲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眞常眞樂眞我眞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行昌忽如醉醒乃說偈曰因守無常心佛演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猶春池執礫我今不施功佛性而見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祖

死常者不變之常也

春池執礫出涅槃經

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師禮謝而去

信州智常禪師者本州貴谿人也髫年出家志求見性一日參禮祖祖問汝從何來欲求何事師曰學人近往洪州建昌縣白峯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至吉州遇人指迷令投謁和尚伏願垂慈攝受祖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似於吾與汝證明師曰初到彼三月未蒙開示以爲法切故於中夜獨入方丈禮拜哀請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眞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誨示令無凝滯祖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見師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一偈曰

無端起知解著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

廣州志道禪師者南海人也初參六祖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僅十餘載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祖曰汝何處未了對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於此疑惑祖曰汝作麼生疑對曰一切衆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者未審是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

三苦曰苦〻壞〻行〻

法性者方法本性也

爲作或爲無作

生即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
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祖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
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解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
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者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
今當知佛爲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爲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爲外塵
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
翻爲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刹那無有生相刹
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見前當見前之時亦無
見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
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
法聽吾偈曰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
爲斷諸求二乘人目以無爲作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妄立
虛假名何爲真實義唯有過量人通達無取捨以知五蘊

蘊中我且於色蘊中具四我即色是我離色有我我中有色色中有我

立三際涅槃生死也過現未也

春或作州

法及以蘊中我外現衆色象一一音聲相平等如夢幻不起凡
聖見不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
一切法不起分別想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真常寂滅樂
涅槃相如是吾今彊言說令汝捨邪見汝勿隨言解許汝知
少分師聞偈踊躍作禮而退

廣州法性寺印宗和尚者吳郡人也姓印氏從師出家精涅槃
大部唐咸亨元年抵京師勑居大敬愛寺固辭往蘄春謁
忍大師後於廣州法性寺講涅槃經遇六祖能大師始悟玄
理以能爲傳法師又採自梁至唐諸方達者之言著心要
集盛行于世先天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終于會稽山妙喜寺壽
八十有七會稽王師乾立塔銘焉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本州安城人也姓劉氏幼歲出家每
羣居論道師唯默然後聞曹谿法席乃往參禮問曰

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師曰聖諦亦不爲
祖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會下
學徒雖衆師居首焉亦猶二祖不言少林謂之得髓矣一日
祖謂師曰從上衣法雙行師資遞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
今得人何患不信吾受衣以來遭此多難況乎後代爭競必多
衣即留鎭山門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絶師既得法住吉州青
原山靜居寺六祖將示滅有沙彌希遷（即南嶽石頭和尚也）問曰和尚百年
後希遷未審當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於靜處
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坐問曰汝師已逝空坐奚爲遷曰我稟遺誡
故尋思爾第一坐曰汝有師兄行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
言甚直汝自迷耳遷聞語便禮辭祖龕直詣靜居師問曰子
何方而來遷曰曹谿師曰將得什麼來曰未到曹谿亦不失師曰
恁麼用去曹谿作什麼曰若不到曹谿爭知不失遷又問曰曹

谿大師還識和尚否師曰汝今識吾否曰識又爭能識得師曰
衆角雖多一麟足矣遷又問和尚出嶺多少時師曰我却不知
汝早晚離曹谿曰希遷不從曹谿來師曰我亦知汝去處也曰
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他日師復問遷汝什麼處來曰曹谿師乃
舉拂子曰曹谿還有遮箇麼曰非但曹谿西天亦無師曰子莫
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即有也師曰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
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師令希遷持
書與南嶽讓和尚曰汝達書了速迴吾有箇鈯斧子與汝住山遷
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讓曰子問太高
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永劫沈淪不慕諸聖解脫讓便休遷
迴至靜居師問曰子去未久送書達否遷曰信亦不通書亦不
達師曰作麼生遷舉前話了却云發時蒙和尚許鈯斧子便請
取師垂一足遷禮拜尋辭往南嶽（玄沙云大小石頭和尚被讓師推倒至今起不得）荷澤神會

或本 天上人間無有勝處

別本云 師見語道經八載忽然有省

來參師問曰什麼處來會曰曹谿師曰曹谿意旨如何會振
身而已師曰猶滯瓦礫在曰和尚此間莫有真金與人否師曰設
有與汝向什麼處著（玄沙云果然雲居錫云只如玄沙道果然是真金是瓦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曰廬陵米作麼價師既付法石頭唐開元二十八年庚
辰十二月十三日升堂告衆跏趺而逝僖宗謚弘濟禪師
歸真之塔

南嶽懷讓禪師者姓杜氏金州人也年十五往荊州玉泉寺
依弘景律師出家受具之後習毗尼藏一日自歎曰夫出家
者為無為法時同學坦然知師志高邁勸師謁嵩山安
和尚安啓發之乃直詣曹谿參六祖祖問什麼處來曰嵩
山來祖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可修
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汙染即不得祖曰只此不汙染諸
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

異本云一曰磨塼作麼 又云磨塼既不成鏡

下出一馬駒蹋殺天下人病在汝心不須速說師豁然契會執侍左
右一十五載唐先天二年始往衡嶽居般若寺開元中有沙門道
一（即馬祖大師也）住傳法院常日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
什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塼於彼庵前石上磨一曰師作什麼師
曰磨作鏡一曰磨塼豈得成鏡耶師曰坐禪豈得作佛耶一曰
如何即是師曰如人駕車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一無對師
又曰汝學坐禪為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
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
其理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師
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
當見其道又問曰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
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
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

相何壞復何成一蒙開悟心意超然侍奉十秋日益玄奧師入室弟子總有六人師各印可云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契一路一人得吾眉善威儀(常浩)一人得吾眼善顧盼(智達)一人得吾耳善聽理(坦然)一人得吾鼻善知氣(神照)一人得吾舌善譚說(懷讓)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一)又曰一切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能住若達心地所作無閡非遇上根宜慎辭哉有一大德問如鏡鑄像像成後鏡明向什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為童子時相貌何在(法照別云阿那箇是大德鑄成底像)曰只如像成後為什麼不鑒照師曰雖然不鑒照謾他一點不得後馬大師闡化於江西師問衆曰道一為衆說法否衆曰已為衆說法師曰摠未見人持箇消息來衆無對因遣一僧去云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迴謂師曰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闕鹽醬吳師然之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圓寂於衡嶽勅謚大慧禪師最勝輪之塔

溫州永嘉玄覺禪師者永嘉人也姓戴氏卄歲出家偏探三藏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於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後因左谿朗禪師激勵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谿初到振錫攜瓶繞祖三帀。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于時大衆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矣策公乃留師翌日下山迴溫江學者輻湊號真覺大師著證道歌一首及禪宗悟修圓旨自淺之深慶州刺史魏靖緝而序之成十篇目為永嘉集並盛行于世

元過上有麤字

五種起心 故起 接続 別生 即靜

六種料簡 識病 識藥 對治 識過 生 識是非 識正助

△慕道志儀第一　夫欲修道先須立志及事師儀則彰乎軌訓
故標第一明慕道儀式△戒憍奢意第二　初雖立志修道善
識軌儀若三業憍奢妄心擾動何能得定故次第二明戒憍奢
意也　△淨修三業第三　前戒憍奢略標綱要今子細檢責
令過不生故次第三明淨修三業戒乎身口意也△奢摩他頌
第四　已檢責身口令麤過不生次須入門修道漸次不出定
慧五種起心六種料簡故次第四明奢摩他頌也△毗婆舍那頌
第五　非戒不禪非禪不慧上既修定定久慧明故次第五明毗
婆舍那頌也△優畢叉頌第六　偏修於定定久則沈偏學於
慧慧多心動故次第六明優畢叉頌等於定慧令不沈動使
定慧均等捨於二邊△三乘漸次第七　定慧既均則寂而常照
三觀一心何疑不遣何照不圓自解雖明悲他未悟悟有深
淺故次第七明三乘漸次也△事理不二第八　三乘悟理理無
不窮窮理在事了事即理故次第八明事理不二即事而真用祛
倒見也△勸友人書第九　事理既融內心自瑩復悲遠學虛
擲寸陰故次第九明勸友人書也△發願文第十　勸友人雖是
悲他專心在一情猶未普故次第十明發願文誓度一切○復
次觀心十門　初則言其法爾次則出其觀體三則語其相應四
則警其上慢五則誡其疎怠六則重出觀體七則明其是非
八則簡其詮旨九則觸途成觀十則妙契玄源○第一言法爾者
夫心性虛通動靜之源莫二真如絕慮緣計之念非殊或見紛
馳窮之則唯一寂靈源不狀鑒之則以千差千差不同法眼之
名自立一寂非異慧眼之號斯存理量雙銷佛眼之功圓著
是以三諦一境法身之理常清三智一心般若之明常照境智
冥合解脫之應隨機非縱非橫圓伊之道玄會故知三德妙
性宛爾無乖一心深廣難思何出要而非路是以即心為道者

可謂尋流而得源○第二出其觀體者只知一念即空不空非
空非不空○第三語其相應者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讚譽何憂
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依報與空相應則
施與劫奪何得何失心與空不空相應則愛見都忘慈悲普救
身與空不空相應則內同枯木外現威儀依報與空不空相應
則永絕貪求資財給濟心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實相初
明開佛知見身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一塵入正受諸塵
三昧起依報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香臺寶閣嚴土化生
第四警其上慢者若不爾者則未相應也○第五誡其疎忽者
然渡海應上船非船何以能渡修心必須入觀非觀何以明心
尚未明相應何日思之勿自恃也○第六重出觀體者只知一念即
空不空非有非無不知即念即空不空非非有非非無○第七
明其是非者心不是有心不是無心不非有心不非無是有是無

只或作應

即墮是非有非無即墮非如是只是是非之非未是非是非非之
是今以雙非破兩是是破非是猶是非又以雙非破兩非非破
非非即是是如是只是非是非非之是未是不非不不非未是不
不是是非之惑綿微難見神清慮靜細而研之○第八簡其詮旨
者然而至理無言假文言以明其旨旨宗非觀藉修觀以會其宗
若旨之未明則言之未的若宗之未會則觀之未深深觀乃會其
宗的言必明其旨旨既其明會旨觀何得復存耶○第九
觸途成觀者夫再演言詞重標觀體欲明宗旨無異言觀有逐
方移方移則言理無差無差則觀旨不異不異之旨即理無差
之理即宗旨一而二名言觀明其弄亂耳○第十妙契玄源者夫
悟心之士寧執觀而迷旨達教之人豈滯言而惑理理明則言語
道斷何言之能議旨會則心行處滅何觀之能思心言不能思議
者可謂妙契寰中矣師先天二年十月十七日安坐示滅十一月

寰作環
旻法既虛相无不尽理性実
実体无不現
故曰妙契寰中矣

亂作引
文句七云
弄亂者引也譬如唱引
於弄之

千歳虆之常春藤大觀本草曰唐天寶中有道士奏玄宗曰有千歳虆食之得千歳壽三年玄宗遣使楊光庭採之因造禪室云

十三日塔于西山之陽勑謚無相大師塔曰淨光　宋朝淳化
中大宗皇帝詔本州重修龕塔

司空山本淨禪師者絳州人也姓張氏幼歲披緇于曹谿之室
受記隷司空山無相寺唐天寶三年玄宗遣中使楊光庭入山
采常春藤因造丈室禮問曰弟子慕道斯久願和尚慈悲略
垂開示師曰天下禪宗碩學咸會京師天使歸朝足可咨決貧
道隈山傍水無所用心光庭泣拜師曰休禮貧道天使爲求佛耶
問道耶曰弟子智識昏昧未審佛之與道其義云何師曰若欲
求佛即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即心是佛師曰佛
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曰云何無心是道師曰道
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即道光庭作禮信受既迴闕
庭具以山中所遇奏聞即勑光庭詔師十二月十三日到京勑住
白蓮亭越明年正月十五日召兩街名僧碩學赴内道場與
師闡揚佛理時有遠禪師者抗聲謂師曰今對聖上校量宗
旨應須直問直荅不假繁辭只如禪師所見以何爲道師荅曰
無心是道遠曰道因心有何得言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名因
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虛然窮心既無道憑何立二俱虛妄
揔是假名遠曰禪師見有身心是道以否師曰山僧身心本來
是道曰適言無心是道今又言身心本來是道豈不相違師曰無
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道亦本
是身心身心本既是空道亦窮源無有曰觀禪師形質甚小却
會此理師曰大德只見山僧相不見山僧無相見相者是大德所
見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悟其道若以相
爲實窮劫不能悟道曰今請禪師於相上說於無相師曰淨名
經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無我所見與道相應大德若以四大有
主是我若有我見窮劫不可會道也遠公聞語失色逡巡避

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為觀世音

廓師有偈曰四大無主復如水遇曲逢直無彼此淨穢兩處不生心壅決何曾有二意觸境但似水無心在世縱橫有何事復云一大如是三大亦然若明四大無主即悟無心若了無心自然契道又有志明禪師者問曰若言無心是道瓦礫無心亦應是道又云身心本來是道四生十類皆有身心亦應是道師曰大德若作見聞覺知之解與道懸殊即是求見聞覺知之者非是求道之人經云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尚無見聞覺知憑何而立窮本不有何處存心焉得不同草木瓦礫志明杜口而退師又有偈曰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如鳥空中只麼飛無取無捨無憎愛若會應處本無心始得名為觀自在又有真禪師者問云道既無心佛有心否佛之與道是一是二師曰不一不異曰佛度眾生為有心故道不度人為無心故一度一不度何得無二師曰若言佛度眾生道無度者此是大德妄生二見

如山僧即不然佛是虛名道亦妄立二俱不實總是假名一假之中何分二問曰佛之與道從是假名當立名時是誰為立若有立者何得言無師曰佛之與道因心而立推窮立心心亦是無心既是無即悟二俱不實知如夢幻即悟本空彊立佛道二名此是二乘人見解師乃說無修無作偈曰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道性如虛空虛空何所修徧觀修道者撥火覓浮漚但看弄傀儡線斷一時休又有法空禪師者問曰佛之與道俱是假名十二分教亦應不實何以從前尊宿皆言修道師曰大德錯會經意道本無修大德彊修道本無作大德彊作道本無事彊生多事道本無知於中彊知如此見解與道相違從前尊宿不應如是自是大德不會請思之師又有偈曰道體本無修不修自合道若起修道心此人不會道棄却一真性却入鬧浩浩忽逢修道人第一莫向道又有安禪師者問曰道既假名

只寧者只麽也

佛云妄立十二分教亦是接物度生一切是妄以何為眞師曰
為有妄故將眞對妄推窮妄性本空眞亦何曾有故知眞
妄揔是假名二事對治都無實體窮其根本一切皆空曰既
言一切是妄妄亦同眞眞妄無殊復是何物師曰若言何物
物亦妄經云無相似無比況言語道斷如鳥飛空妄公懃伏
不知所措師又有偈曰推眞眞無相窮妄妄無形返觀推窮心
知心亦假名會道亦如此到頭亦只寧又有達性禪師者問
曰禪師至妙至微眞妄雙泯佛道兩亡修行性空名相不實
世界如幻一切假名作此解時不可斷絶衆生善惡二根師曰善
惡二根皆因心有窮心若有根亦非虛推心既無根因何立經
云善不善法從心化生善惡業緣本無有實師又有偈曰善
既從心生惡豈離心有善惡是外緣於心實不有捨惡送何
處取善令誰守傷嗟二見人攀緣兩頭走若悟本無心始悔從

前咎又有近臣問曰此身從何而來百年之後復歸何處師曰
如人夢時從何而來睡覺時從何而去曰夢時不可言無既覺
不可言有雖有有無來往無所師曰貧道此身亦如其夢又有
偈曰視生如在夢夢裏實是鬧忽覺萬事休還同睡時悟智
者會悟夢迷人信夢鬧會夢如兩般一悟無別悟富貴與貧賤更
亦無別路上元二年五月五日歸寂勅謚大曉禪師
婺州玄策禪師者婺州金華人也出家遊方届于河朔有智隍
禪師者曾謁黃梅五祖庵居二十年自謂正受師知隍所得未
眞往問曰汝坐於此作麼隍曰入定師曰汝言入定有心邪無心邪若
有心者一切蠢動之類皆應得定若無心者一切草木之流亦合得
定曰我正入定時則不見有有無之心師曰既不見有有無之心即
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則非大定隍無語良久問師嗣誰
師曰我師曹谿六祖曰六祖以何為禪定師曰我師云夫妙湛圓

賫者齎俗字也
臨御者帝位也

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此説遂造于曹谿請決疑翳而祖意與師冥符隍始開悟師後却歸金華大開法席

曹谿令韜禪師者吉州人也姓張氏依六祖出家未嘗離左右祖歸寂遂爲衣塔主唐開元四年玄宗聆其德風詔令赴闕師辭疾不起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取傳法衣入內供養仍勅師隨衣入朝師亦以疾辭終于本山壽九十五勅謚大曉禪師

西京光宅寺慧忠國師者越州諸暨人也姓冉氏自受心印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祀不下山門道行聞于帝里唐肅宗上元二年勅中使孫朝進賫詔徵赴京師待以師禮初居千福寺西禪院及代宗臨御復迎止光宅精藍十有六載隨機説法時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慧眼帝勅令與國師試驗三藏才見師便禮拜立于右邊師問曰汝得他心通耶對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師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師第三問語亦同前三藏良久罔知去處師叱曰遮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三藏無對（僧問仰山曰大耳三藏第三度爲什麼不見國師仰山曰前兩度是涉境心後入自受用三昧所以不見●又有僧舉前語問玄沙玄沙曰汝道前兩度還見麼玄覺云前兩度若見後來爲什麼不見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僧問趙州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未審國師在什麼處趙州云在三藏鼻孔上僧問玄沙既在鼻孔上爲什麼不見玄沙云只爲太近）一日喚侍者侍者應諾如是三召皆應諾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僧問玄沙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玄沙云却是侍者會雲居錫云且道侍者會不會若道會國師又道汝孤負吾若道不會玄沙又道却是侍者會且作麼生商量玄覺徵問僧什麼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會爭解恁麼應玄覺云汝少會在又云若於這裏商量得去便見玄沙●僧問法眼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法眼云且去別時來雲居錫云法眼恁麼道爲復明國師意不明國師意●僧問趙州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趙州云如人暗裏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南泉到參師問什麼

史記李陵曰陵雖孤恩漢亦負德孤或作辜誤

處来對曰江西来師曰還將得馬師真来否曰只遮是師曰
背後底南泉便休（長慶稜云大似不知保福展云幾不到和尚此間雲居錫云此二尊者盡扶背後只如南泉休去爲當扶面前扶背後）麻谷到參繞禪牀三匝於師前振錫而立
師曰既如是何用更見貧道麻谷又振錫師叱曰遮野狐
精出去師每示衆云禪宗學者應遵佛語一乘了義契自
心源不了義者互不相許如師子身蟲夫爲人師者若涉
名利別開異端則自他何益如世大匠斤斧不傷其手香象
所負非驢能堪有僧問若爲得成佛去師曰佛與衆生一
時放却當處解脱問作麼生得相應去師云善惡不思自
見佛性問若爲得證法身師曰越毗盧之境界曰清淨法
身作麼生得師曰不著佛求耳問阿那箇是佛師曰即心
是佛曰心有煩惱否師曰煩惱性自離曰豈不斷耶師曰斷煩
惱者即名二乘煩惱不生名大涅槃問坐禪看淨此復若爲

師曰不垢不淨寧用起心而看淨相又問禪師見十方虚空
是法身否師曰以想心取之是顛倒見問即心是佛可更修萬
行否師曰諸聖皆具二嚴豈撥無因果耶又曰我今答汝窮劫
不盡言多去道遠矣所以道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説法無所
得是名師子吼南陽張濆行者問伏承和尚説無情説法某甲
未體其事乞和尚垂示師曰汝若問無情説法解他無情方
得聞我説法汝但聞取無情説法去濆曰只約如今有情方便之
中如何是無情因緣師曰如今一切動用之中但凡聖兩流都無
少分起滅便是出識不屬有無熾然見覺只聞無其情識繫
執所以六祖云六根對境分別非識有僧到參禮師問藴何
事業曰講金剛經師曰最初兩字是什麼曰如是師曰是什麼無
對有人問如何是解脱師曰諸法不相到當處解脱曰恁麼即
斷去也師曰向汝道諸法不相到斷什麼師見僧来以手作圓相

相中書曰字僧無對師問本淨禪師汝已後見奇特言語如何淨曰無一念心愛師曰是汝屋裏事肅宗問師得何法師曰陛下見空中一片雲麼帝曰見師曰釘釘著懸挂著又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缾來又曰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檀越蹋毗盧頂上行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清淨法身又問師師都不視之曰朕是大唐天子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虛空麼曰見師曰他還眨目視陛下否魚軍容問師住白崖山十二時中如何修道師喚童子來摩頂曰惺惺直然惺惺歷歷直然歷歷已後莫受人謾師與紫璘供奉論義既升坐供奉曰請師立義師曰立義竟供奉曰是什麼義師曰果然不見非公境界便下坐曰師問紫璘供奉佛是什麼義曰是覺義師曰佛曾迷否曰不曾迷師曰用覺作麼無對又問如何是實相師曰把將虛底來曰虛底不可得師曰虛底尚不可得問實相作麼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堂裏萬菩薩曰學人不會師曰大悲千手眼耽源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師曰幸自可憐生須要箇護身符子作麼師以化緣將畢涅槃時至乃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曰就師請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真却知此事大曆十年十二月九日右脇長往弟子奉靈儀於黨子谷建塔勑諡大證禪師代宗後詔應真入內舉問前語真良久曰聖上會麼曰不會真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應真後住耽源山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高氏年十四爲沙彌謁六祖祖曰知識遠來大艱辛將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

說看師曰以無住爲本見即是主祖曰遮沙彌爭合取次語便以杖打師於杖下思惟曰大善知識歷劫難逢今既得遇豈惜身命自此給侍他日祖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師乃出曰是諸佛之本原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原佛性師禮拜而退師尋往西京受戒唐景龍中却歸曹谿祖滅後二十年間曹谿頓旨沈廢於荆吳嵩嶽漸門盛行於秦洛乃入京天寶四年方定兩宗（南能頓宗北秀漸教）乃著顯宗記盛行于世一日鄉信至報二親亡師入堂白槌曰父母俱喪請大衆念摩訶般若衆才集師便打槌曰勞煩大衆師於上元元年五月十三日中夜奄然而化俗壽七十五二年遷塔於洛京龍門勅於塔所置寶應寺大歷五年賜號眞宗般若傳法之堂七年又賜般若大師之塔

有僧舉卧輪禪師偈云卧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六祖大師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此二偈諸方多舉故附於卷末卧輪者非名即住處也）

卧輪六祖偈尤編於六祖下也今遺而不載故編在門弟子之末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五

延文戊戌重刊于城州東山天潤菴

延祐三秊刊于湖州道場山禪幽庵

景德傳燈録卷第六

南嶽懷讓禪師法嗣

第一世九人

江西道一禪師（一人見録姓馬時謂馬祖）　南嶽常浩禪師

智達禪師　坦然禪師

潮州神照禪師　揚州大明寺嚴峻禪師

新羅國本如禪師　玄晟禪師

東霧山法空禪師（已上六人無機縁語句不録）

第二世上三十六人馬祖法嗣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　洪州泐潭山法會禪師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　洪州泐潭惟建禪師

澧州茗谿道行禪師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　江西北蘭讓禪師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
忻州酈村自滿禪師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　禪門規式附 已上十三人見錄
鎬英禪師　崇泰禪師
王姥山脩然禪師　華州伏棲寺策禪師
澧州松滋塔智聰禪師　唐州雲秀山神鑒禪師
揚州棲靈寺智通禪師　杭州智藏禪師
京兆懷韜禪師　虔州法藏禪師
河中府懷則禪師　常州明幹禪師
鄂州洪潭禪師　象原懷坦禪師
潞府青蓮元禮禪師　河中府保慶禪師
甘泉志賢禪師　大會山道晤禪師
潞府法柔禪師　京兆咸通寺覺平禪師

義興勝辯禪師　海陵慶雲禪師
洪州開元寺玄虛禪師　已上二十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懷讓禪師第一世

江西道一禪師漢州什邡人也姓馬氏容皃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幼歲依資州唐和尚落髮受具於渝州圓律師唐開元中習禪定於衡嶽傳法院遇讓和尚同參九人唯師密受心印（讓之一猶思之遷也同源而異派故禪法之盛始于二師劉軻云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不見二大士爲無知矣西天般若多羅記達磨云震旦雖闊無別路要假姪孫脚下行金雞解銜一顆米供養十方羅漢僧又六祖能和尚謂讓曰向後佛法從汝邊去馬駒蹋殺天下人厥後江西法嗣布於天下時號馬祖焉）始自建陽佛跡嶺遷至臨川次至南康龔公山大歷中隷名於開元精舍時連帥路嗣恭聆風景慕親受宗旨由是四方學者雲集坐下一日謂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躬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心之法各各

震旦〻無別路 只是道一也　要假〻〻脚下行 達ヲ法道從馬祖脚下可行之　金鷄〻〻一顆米 懷禾〻 乃知時節意ヤ

十方〻僧　馬祖什邡縣人　廣長舌相 足下千輻輪之相佛三十二相也　元姪作児 會元本也　羅漢寺出家　連帥 礼記王制 千里之外設方伯 五國以爲屬 〻有長 十國以爲連 連〻有帥

或作矢

三界唯心心外無別法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

涅槃經文二種者啼止与啼未止也

有之故楞伽經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又云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僧問和尚爲什麼說即心即佛師云爲止小兒啼僧云啼止時如何師云非心非佛僧云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云向伊道不是物僧云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云且教伊體會大道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即今是什麼意龐居士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師云遮裏無水亦無舟說什麼筋骨一日師上堂良久百丈收却面前

元小師作[illegible]源

竿木隨身山云干木者作雜戲之器也作戲之人不暫離身也

席師便下堂百丈問如何是佛法旨趣師云正是汝放身命處師問百丈汝以何法示人百丈竪起拂子師云只遮箇爲當別有百丈拋下拂子僧問如何得合道師云我早不合道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乃云我若不打汝諸方笑我也有小師行脚迴於師前畫箇圓相就上禮拜了立師云汝莫欲作佛否云某甲不解揑目師云吾不如汝小師不對鄧隱峯辭師師云什麼處去對云石頭去師云石頭路滑對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才到石頭即繞禪牀一帀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云蒼天蒼天隱峯無語却迴舉似於師師云汝更去見他道蒼天汝便噓噓隱峯又去石頭一依前問是何宗旨石頭乃噓噓隱峯又無語歸來師云向汝道石頭路滑有僧於師前作四畫上一長下三短問云不得道一長三短離此四字外請和尚荅師乃畫地一畫云不得道長短荅汝了也忠國師聞別云何不問老僧有一講僧來問云未審禪

宗傳持何法師却問云坐主傳持何法彼云忝講得經論二十餘本師云莫是師子兒否云不敢師作嘘嘘聲彼云此是法師云是什麽法云師子出窟法師乃默然彼云此亦是法師云是什麽法云師子在窟法師云不出不入是什麽法無對（百丈代云見麽）遂辭出門師召云坐主彼即廻首師云是什麽亦無對師云遮鈍根阿師洪州廉使問云弟子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云若喫是中丞禄不喫是中丞福師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爲一方宗主轉化無窮師於貞元四年正月中登建昌石門山於林中經行見洞壑平坦處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於來月歸茲地矣言訖而廻至二月四日果有微疾沐浴訖跏趺入滅元和中追諡大寂禪師塔曰大莊嚴今海昏縣影堂存焉（高僧傳云大覺禪師○按權德輿作塔銘言馬祖終於開元寺茶毗於石門而建塔也至會昌沙汰後大中四年七月宣宗勅江西觀察使裴休重建塔并寺賜額寶峯）

懷讓禪師第二世上馬祖法嗣

知覺者見聞覺知也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者建州人也姓朱氏依越州大雲寺道智和尚受業初至江西參馬祖祖問曰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什麽我遮裏一物也無求什麽佛法師遂禮拜問曰阿那箇是慧海自家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向外求覓師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踊躍禮謝師事六載後以受業師年老遽歸奉養乃晦迹藏用外示癡訥自撰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被法門師姪玄晏竊出江外呈馬祖祖覽訖告衆云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衆中有知師姓朱者迭相推識結契來越上尋訪依附（時號大珠和尚者因馬祖示出也）師謂曰禪客我不會禪並無一法可示於人故不勞汝久立且自歇去時學侶漸多日夜叩激事不得已隨問隨荅其辯無礙（廣語出別卷）時有法師數人來謁曰擬伸一問師還對否師曰深潭月影

任意攝摩問如何是佛師曰清譚對面非佛而誰衆皆茫然
云是即彼交游良久其僧又問師說何法度人師曰貧道未曾有一法度
人曰禪師家渾如此師却問曰大德說何法度人曰講金剛般
若經師曰講幾坐來曰二十餘坐師曰此經是阿誰說僧抗聲曰
禪師相弄豈不知是佛說耶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爲謗
佛是人不解我所說義若言此經不是佛說則是謗經請大德
說看無對師少頃又問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大德且道阿那箇是如來曰某甲到此却迷去師曰
從來未悟說什麼却迷僧曰請禪師爲說師曰大德講經二十餘
坐却未識如來其僧再禮拜願垂開示師曰如來者是諸法如
義何得忘却曰是是諸法如義師曰大德是亦未是曰經文分
明那得未是師曰大德如否曰如師曰木石如否曰如師曰大德如
同木石如否曰無二師曰大德與木石何別僧無對良久却問如何

得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對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
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
是生死業曰云何即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
是無等等僧曰如禪師和尚者實謂希有禮謝而去有行者問
即心即佛那箇是佛師云汝疑那箇不是佛指出看無對師云
達即徧境是不悟永乖疎有律師法明謂師曰禪師家多落空
師曰却是坐主家多落空法明大驚曰何得落空師曰經論是紙
墨文字紙墨文字者俱空設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空
坐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法明曰禪師落空否師曰不落空曰
何却不落空師曰文字等皆從智慧而生大用現前那得落空
法明曰故知一法不達不名悉達師曰律師不唯落空兼乃錯用名
言法明作色問曰何處是錯師曰律師未辨華竺之音如何講說
曰請禪師指出法明錯處師曰豈不知悉達是梵語邪律師雖

如狂狗趂塊師子出涅槃經廿六
性法者自性法也
元作鼓音 王経

省過而心猶憤然具梵語薩婆曷剌他悉陀中國翻云一切義成舊云悉達多猶是訛略梵語也又問曰夫經律論是佛
語讀誦依教奉行何故不見性師曰如狂狗趂塊師子齩人經律
論是自性用讀誦者是性法法明曰阿彌陀佛有父母及姓否師
曰阿彌陀姓憍尸迦父名月上母名殊勝妙顏曰出何教文師曰出
陀羅尼集法明禮謝讚歎而退有三藏法師問眞如有變易否
師曰有變易三藏曰禪師錯也師却問三藏有眞如否曰有師曰若
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迴三毒爲三聚淨戒迴
六識爲六神通迴煩惱作菩提迴無明爲大智眞如若無變易三
藏眞是自然外道也三藏曰若爾者眞如即有變易師曰若執眞
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曰禪師適來說眞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
變易如何即是的當師曰若了了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說變
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聞說眞如變便作變解聞說不
變便作不變解三藏曰故知南宗實不可測有道流問世間有法過

搜神廣記曰梅光君聖紀經太上老君居大清境乃元氣之祖宗天地之根本也

青青翠竹 生法師說

自然否師曰有曰何法過得師曰能知自然者曰元氣是道否師
曰元氣自元氣道自道曰若如是者則應有二師曰知無兩人又
問云何爲邪云何爲正師曰心逐物爲邪物從心爲正有源律師
來問和尚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喫飯困
來即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
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校所以不同
也律師杜口有韞光大德問禪師自知生處否師曰未曾死何用
論生知生即是無生法無離生法說有無生祖師云當生即不生
曰不見性人亦得如此否師曰自不見性不是無性何以故見即是
性無性不能見識即是性故名識性了即是性喚作了性能生萬
法喚作法性亦名法身馬鳴祖師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若心生
故一切法生若心無生法無從生亦無名字迷人不知法身無象應
物現形遂喚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黃

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
人喫筍應總喫法身也如此之言寧堪齒錄對面迷佛長劫希求
全體法中迷而外覓是以解道者行住坐卧無非是道悟法者縱
橫自在無非是法大德又問太虛能生靈智否真心緣於善惡
否貪欲人是道否執是執非人向後心通否觸境生心人有定否
住寂寞人有慧否懷傲物人有我否執空執有人有智否尋文
取證人苦行求佛人離心求佛人執心是佛人此智稱道否請禪
師一一為說師曰太虛不生靈智真心不緣善惡嗜欲深者機
淺是非交爭者未通觸境生心者少定寂寞忘機者慧沉傲
物高心者我壯執空執有者皆愚尋文取證者益滯苦行求佛
者俱迷離心求佛者外道執心是佛者為魔大德曰若如是應
畢竟無所有師曰畢竟是大德不是畢竟無所有大德踊
躍禮謝而去

此下舊本有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傳今移入在第九卷百丈山涅和尚下

聯灯生下有斷字

荘子云顔回択菜々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祖師意祖曰低聲近
前來師便近前祖打一摑云六耳不同謀來日來師至來日猶入
法堂云請和尚道祖云且去待老漢上堂時出來與汝證明師
乃悟云謝大衆證明乃繞法堂一帀便去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初與歸宗南泉行脚時路逢一虎各從虎
邊過了南泉問歸宗云適來見虎似箇什麽宗云似箇猫兒宗
却問師師云似箇狗子宗又問南泉泉云我見是箇大蟲師喫飯
次南泉收生飯云生師云無生南泉云無生猶是末南泉行數步
師召云長老長老南泉迴頭云怎麽師云莫道是末日普請擇
蕨菜南泉拈起一莖云遮箇大好供養師云非但遮箇百味珍
羞他亦不顧南泉云雖然如此箇箇須嘗他始得（玄覺云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
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云舉世無相似

洪州泐潭惟建禪師一日在馬祖法堂後坐禪祖見乃吹師耳兩

次師起定見是和尚却復入定祖歸方丈令侍者持一埦茶與
師師不顧便自歸堂

澧州茗谿道行禪師師有時云吾有大病非世所醫後有僧
問先曹山承古人有言吾有大病非世所醫未審喚作什麼病曹
云攢簇不得底病云一切衆生還有此病也無曹云人人盡有云人
人盡有和尚還有此病也無曹云正覔起處不得云一切衆生爲什
麼不病曹云衆生若病即非衆生云未審諸佛還有此病也無
曹云有云既有爲什麼不病曹云爲伊惺惺僧問如何修行師
云好箇阿師莫客作僧云畢竟如何師云安置即不堪又僧問
如何是正修行路師云涅槃後有僧云如何是涅槃後有師云
不洗面僧云學人不會師云無面得洗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本以弋獵爲務惡見沙門因逐羣鹿從
馬祖庵前過祖乃逆之藏問和尚見鹿過否祖曰汝是何人曰獵

訓蒙叙烏曰弋叙獸田獵也史記獸三爲群人三爲衆

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箇祖曰
汝不解射曰和尚解射否祖曰解射曰和尚一箭射幾箇祖曰
一箭射一羣曰彼此是命何用射他一羣祖曰汝既知如是何不自
射曰若教某甲自射即無下手處祖曰遮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
頓息藏當時毀棄弓箭自以刀截髮投祖出家一日在厨中作務
次祖問曰作什麼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曰一迴入草去便把鼻孔拽
來祖曰子真牧牛師便休師住後常以弓箭接機（如三平和尚章述之）師問
西堂汝還解捉得虛空麼西堂云捉得師云作麼生捉西堂以手
撮虛空師云作麼生捉虛空西堂却問師兄作麼生捉師把
西堂鼻孔拽西堂作忍痛聲云太殺拽人鼻孔直得脫去師云
直須恁麼捉虛空始得衆僧參次師云適來底什麼處去也有僧
云在師云在什麼處其僧彈指一聲僧到禮拜師云還將那箇來
否僧云將得來師云在什麼處僧彈指三聲問如何免得生死

師云用免作什麼僧云如何免得師云遮底不生死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者廬江人也姓何氏幼隨父守官泉州南安縣因而出家唐天寶初馬祖闡化建陽居佛迹巖師往謁之尋遷於南康龔公山師亦隨之貞元四年二月初馬祖將歸寂謂師曰夫玉石潤山秀益汝道業遇可居之師不曉其言是秋與伏牛山自在禪師同遊洛陽迴至唐州西見一山四面懸絕峯巒秀異因詢鄉人云是紫玉山師乃陟山頂見有石方正瑩然紫色歎曰此其紫玉也始念先師之言乃懸記耳遂剪茅構舍而居焉後學徒四集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云汝在裏許得多少時也僧云如何出離師云青山不礙白雲飛于頔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剎鬼國師云于頔客作漢問恁麼事怎麼于公失色師乃指云遮箇是漂墮羅剎鬼國于又問如何是佛師喚于頔頔應諾師云更莫別求有僧舉似藥山藥山云縛殺遮漢也僧云和尚如何藥山亦喚云某甲僧應諾藥山云是什麼元和八年弟子金藏參百丈迴禮覲師曰汝其來矣此山有主也於是囑付金藏訖策杖徑去襄州道俗迎之至七月十五日無疾而終壽八十有三

江西北蘭讓禪師湖塘亮長老問伏承師兄畫得先師真暫請瞻禮師以兩手擘胸開示之亮便禮拜師云莫禮莫禮亮云師兄錯也某甲不禮師兄師云汝禮先師真亮云因什麼教某甲莫禮師云何曾錯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曾住五臺山金閣寺唐順宗問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師答曰佛從無為來滅向無為去法身等虛空常在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為衆生來去為衆生去清淨真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及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

智者善分別師荅曰佛體本無爲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
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
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
自然無法說帝聞大悅益重禪宗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上堂云快馬一鞭快人一言有事何不出頭
來無事各自珍重便下堂有僧問一言作麼生師乃吐舌云待我
有廣長舌相即向汝道洞山來參方上法堂師云已相看了也
洞山便下去至明日却上問云昨日已蒙和尚慈悲不知什麼處是
與某甲相看處師云心心無間斷流入於性海洞山云幾放過
洞山辭去師云多學佛法廣作利益洞山云多學佛法即不問
如何是廣作利益師云一物莫違即是僧問如何是佛師云不
可道你是也
忻州酈村自滿禪師上堂云古今不異法爾如然更復何也雖然

如此遮箇事大有人罔措在時有僧問不落古今請師直道師云
情知汝罔措僧欲進語師云將謂老僧落伊古今僧云如何即是
師云魚騰碧漢階級難飛僧云如何即得免茲過咎師云若是
龍形誰論高下其僧禮拜師云苦哉屈哉誰人似我師一日謂衆曰
除却日明夜暗更說什麼即得珍重時有僧問如何是無諍之
句師云喧天動地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仰山初領新戒到謝戒師見來於禪牀上
拍手云和和仰山即東邊立又西邊立又於中心立然後謝戒了却
退後立師云什麼處得此三昧仰云於曹谿脫印子學來師云汝
道曹谿用此三昧接什麼人仰云接一宿覺用此三昧仰云和尚什麼
處得此三昧來師云某甲於馬大師處學此三昧問如何得見性師
云譬如有屋屋有六窓內有一獼猴東邊喚山山山應如是六窓俱喚
俱應仰山禮謝起云所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只如內獼

猴困睡。外獼猴欲與相見。如何。師下繩牀執仰山手作舞云山
山與汝相見了。譬如蟭螟蟲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
喚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雲居錫云中邑當時若不得仰山遮一句語何處有中邑也。崇壽稠云還有人定得此道理麼。若定不得只是箇弄精魂脚手。佛性義在什麼處。玄覺云若不是仰山爭得見中邑。且道什麼處是仰山得見中邑處。）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者福州長樂人也。丱歲離塵三學該練。屬大
寂闡化南康乃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禪師同號入室。時二大士
為角立焉。一夕二士隨侍馬祖翫月次。祖曰正恁麼時如何。西堂云正
好供養。師云正好修行。（南泉拂袖便去）祖曰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祖上堂大衆雲集
方升坐良久。師乃卷却面前禮拜席。祖便下堂。師一日詣馬祖法
堂。祖於禪牀角取拂子示之。師云只遮箇更別有。祖乃放舊處云你
已後將什麼為人。師却取拂子示之。祖云只遮箇更別有。師以拂子
挂安舊處方侍立。祖叱之。自此雷音將震。果檀信請於洪州新吳界
住大雄山。以居處巖巒峻極故號之百丈。既處之未朞月。參

之賓四方麏至。即有潙山黄蘗當其首。一日師謂衆曰佛法不
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眼黑。黄蘗聞舉
不覺吐舌。曰某甲不識馬祖。要且不見馬祖。師云汝已後當嗣馬祖。
黄蘗云某甲不嗣馬祖。曰作麼生。曰已後喪我兒孫。師曰如是如
是。一日有僧哭入法堂來。師曰作麼。曰父母俱喪。請師選日。師云
明日來一時埋却。師上堂云併却咽喉脣吻速道將來。潙山云某
甲不道。請和尚道。師云不辭與汝道。久後喪我兒孫。五峯云和
尚亦須併却。師云無人處斫額望汝。雲巖云某甲有道處。請
和尚舉。師云併却咽喉脣吻速道將來。雲巖曰師令有也。師曰
喪我兒孫。師謂衆曰我要一人傳語西堂。阿誰去得。五峯云某甲
去。師云汝作麼生傳語。五峯云待見西堂即道。師云道什麼。五峯
云却來說似和尚。師與潙山作務次。師問有火也無。潙山云有。師云
在什麼處。潙山把一枝木吹三兩氣過與師。師云如蟲蝕木。問如何

是佛師云汝是阿誰僧云某甲師云汝識某甲否僧云分明箇師
乃舉起拂子云汝還見麼僧云見師乃不語因普請钁地次忽
有一僧聞飯鼓鳴舉起钁頭大笑便歸師云俊哉此是觀音入
理之門師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什麼道理便恁麼對云適
來只聞鼓聲動歸喫飯去來師乃笑問依經解義三世佛怨
離經一字如同魔說如何師云固守動用三世佛怨此外別求即
同魔說因僧問西堂云有問有荅不問不荅時如何西堂云怕
爛却作麼師聞舉乃云從來疑遮箇老兄僧云請和尚道師
云一合相不可得師謂衆云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飢有一人終日喫
飯不道飽衆無對雲巖問和尚每日區區爲阿誰師云有一人要巖
云因什麼不教伊自作師云他無家活僧問如何是大乘頓悟
法門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
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辨別心無

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相似俱歇一切攀緣貪嗔愛
取垢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所惑自
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透
一切聲色無有滯礙名爲道人但不被一切善惡垢淨有爲世間
福智拘繫即名爲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總盡不
被繫縛處心自在名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一切諸法本不自空
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
作若干種解起若干種知見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
無一切有爲無爲解平等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
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迥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
生死如門開相似若遇種種苦樂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
衣食不貪一切功德利益不爲世法之所滯心雖親受苦樂不干
于懷麤食接命補衣禦寒暑兀兀如愚如聾相似稍有親分

元作須
極究敢

於生死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於理無益却被解境風漂却
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即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即失若
取於無求復同於有求此法無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
爲陰界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斷去住自由不爲一切有爲
因果所縛他時還與無縛身同利物以無縛心應一切心以無縛慧
解一切縛亦能應病與藥問如今受戒身口清淨已具諸善得
解脫否答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未得一切解脫問云何是心解脫
答不求佛不求知解垢淨情盡亦不守此無求爲是亦不住盡
處亦不畏地獄縛不愛天堂樂一切法不拘始名爲解脫無礙即
身心及一切皆名解脫汝莫言有少分戒善將爲便了有河沙無
漏戒定慧門都未涉一毫在努力猛作早與莫待耳聾眼暗頭
白面皺老苦及身眼中流淚心中慞惶未有去處到恁麼時整
理脚手不得也縱有福智多聞都不相救爲心眼未開唯緣念

韋陀此云智
論天竺外典
也

宗門三句名下
泥印水印空之
今用私体中玄
意中玄句
中玄也

諸境不知返照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惡業悉現於前或忻或
怖六道五蘊現前盡見嚴好舍宅舟船車轝光明顯赫爲縱
自心貪愛所見悉變爲好境隨所見重處受生都無自由分
龍畜良賤亦揔未定問如何得自由答如今對五欲八風情無取
捨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心如木石亦如香象截流而
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攝也又不讀經看教語言
皆須宛轉歸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只明如今覺性自己俱不被
一切有無諸法境轉是導師能照破一切有無境法是金剛即
有自由獨立分若不能恁麼得縱令誦得十二韋陀經只成增
上慢却是謗佛不是修行讀經看教若准世間是好善事若向
明理人邊數此是壅塞人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但不用求
覓知解語義句知解屬貪貪變成病只如今但離一切有無諸
法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慮佛不解語只

如イ

三句外
此云有無
亦有亦
無也

恐不是佛被有無諸法轉不得自由是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載去如賤使貴不如於理先立後有福智臨時作得捉土爲金變海水爲酥酪破須彌山爲微塵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一義師有時說法竟大衆下堂乃召之大衆迴首師云是什麼(藥山目爲百丈下堂句)唐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歸寂壽九十五長慶元年勅謚大智禪師塔曰大寶勝輪

禪門規式

百丈大智禪師以禪宗肇自少室至曹谿以來多居律寺雖別院然於說法住持未合規度故常爾介懷乃曰祖之道欲誕布化元冀來際不泯者豈當與諸部阿笈摩教爲隨行耶(舊梵語阿含新云阿笈摩即小乘教也)或曰瑜伽論瓔珞經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隨哉師曰吾所宗非局大小乘非異大小乘當博約折中設於制範務其宜也於是創意別立禪居凡具道眼有可尊之德者號曰長老如西域道高臘長呼須菩提等之謂也既爲化主即處于方丈同淨名之室非私寢之室也不立佛殿唯樹法堂者表佛祖親囑授當代爲尊也所裒學衆無多少無高下盡入僧堂中依夏次安排設長連牀施椸架掛搭道具臥必斜枕牀脣右脅吉祥睡者以其坐禪既久略偃息而已具四威儀也除入室請益任學者勤怠或上或下不拘常準其闔院大衆朝參夕聚長老上堂升坐主事徒衆鴈立側聆賓主問酬激揚宗要者示依法而住也齋粥隨宜二時均遍者務于節儉表法食雙運也行普請法上下均力也置十務謂之寮舍每用首領一人管多人營事令各司其局也(主飯者目爲飯頭主菜者目爲菜頭他皆倣此)或有假號竊形混于清衆并別致喧撓之事即當維那檢舉抽下本位掛搭擯令出院者貴安清衆也或彼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集衆燒衣鉢道具遣逐從偏門而出者示恥辱也詳此一條制有四益一不污清衆生

人領也今每
班識事也
争罪曰獄
争財曰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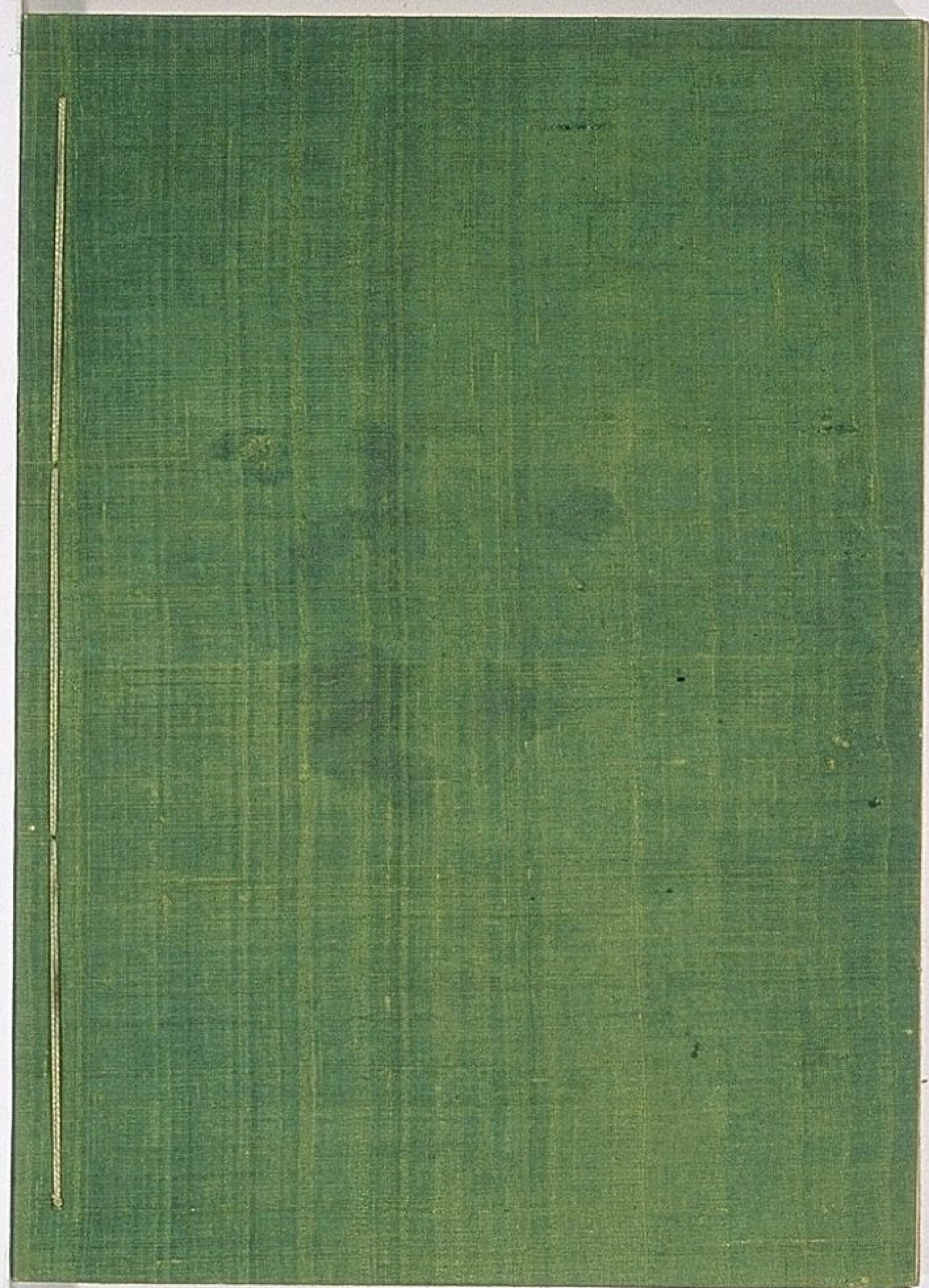
恭信故（三業不善不可共住準律合用梵壇法治之者當驅出院清衆既安恭信生矣）三不毀僧形循佛制故（隨宜懲罰得留法服後必悔之）四不擾公門省獄訟故五不洩于外護宗綱故（四來同居聖凡孰辨且如來應世尚有六群之黨況今像末豈得全無但見一僧有過便雷例譏誚殊不知以輕衆壞法其損甚大今禪門若稍無妨害者宜依百丈叢林格式量事區分且立法防姦不為賢士然寧可有格而無犯不可有犯而無教惟百丈禪師護法之益其大矣哉）禪門獨行由百丈之始今略敘大要徧示後代學者令不忘本也其諸軌度山門備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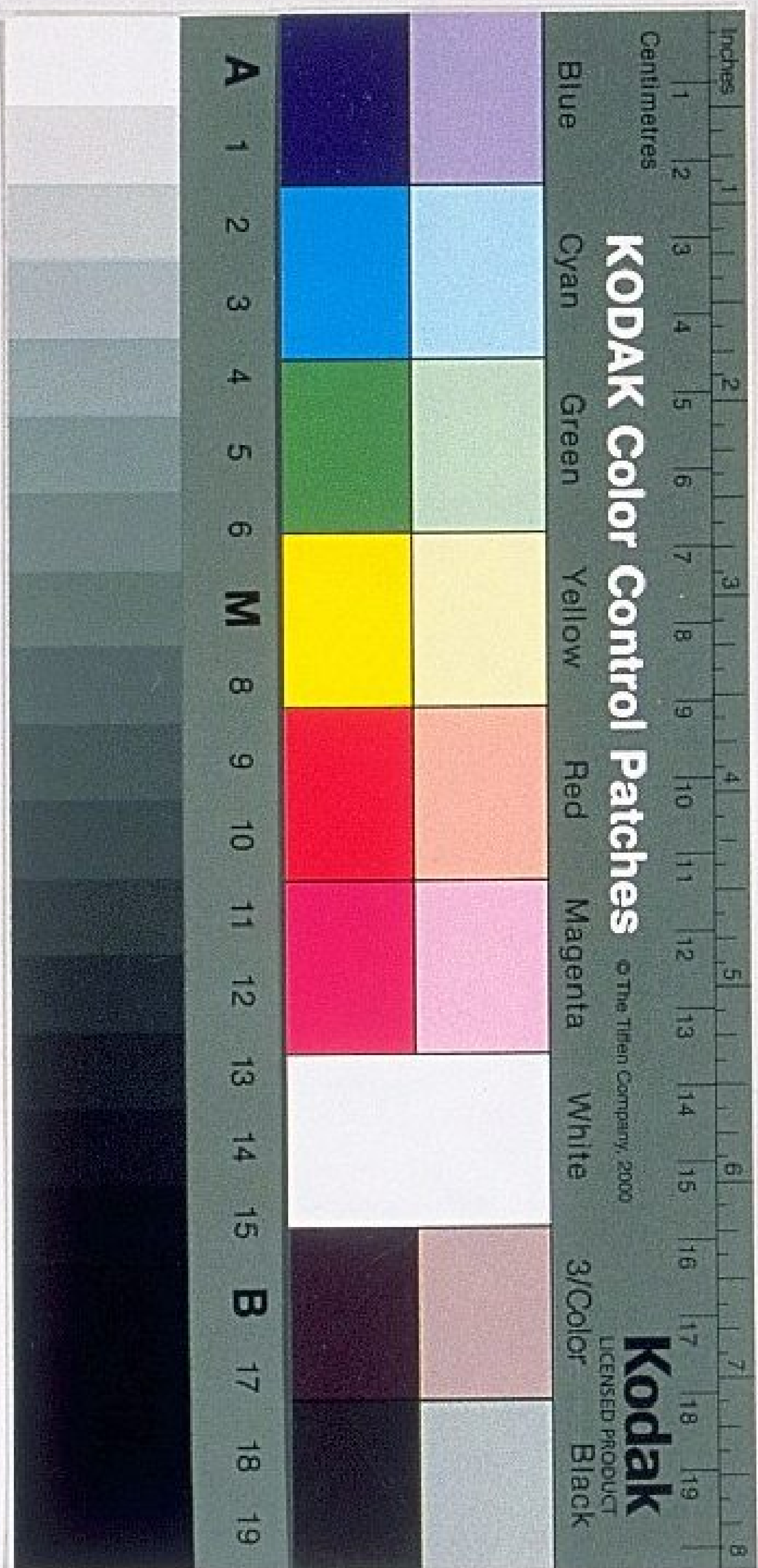
景德傳燈錄卷第六

梵檀 嘿默擯也　六群 出寶積經

化主玄取

延祐丙辰重刻于
道場山禪幽之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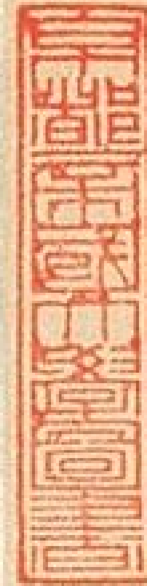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0
Kodak
LICENSED PRODUCT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
M
B

t017

景德傳燈錄卷第七

懷讓禪師第二世中四十五人馬祖法嗣





嵎山道圓禪師　王臺惟然禪師
池州灰山曇覬禪師　荊州新寺寶積禪師
河中府法藏禪師　漢南慈悲寺良瑋禪師
京兆府崇禪師　南嶽智周禪師
白虎法宣禪師　金窟惟直禪師
台州栢巖常徹禪師　乾元暉禪師
齊州道巖禪師　襄州常堅禪師
荊南寶貞禪師　雲水靖宗禪師
荊州永泰寺靈湍禪師　潭州龍牙山圓暢禪師
洪州雙嶺道方禪師　羅浮山修廣禪師
峴山定慶禪師　越州洞泉惟獻禪師
光明普滿禪師　已上二十九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懷讓禪師第二世法嗣

項

言不言 岩此 說不得言語之

山曰火抄者捻 火之木之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禾麥豆曰學人不會師曰大衆欣然奉持師上堂曰若論此事貶上眉毛早已蹉過也麻谷便問貶上眉毛即不問如何是此事師曰蹉過也麻谷乃掀禪牀師打之麻谷無語（長慶代云悄然）七月又急云長慶云山曰默而無語即不動云福之義哉 不有僧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云頭上有寶冠者不是僧云如何即是師云頭上無寶冠洞山來參禮拜後侍立少頃而出却再入來師云只恁麼只恁麼所以如此洞山云大有人不肯師云作麼取汝口辨洞山乃侍奉數月僧問如何是言不言師云汝口在什麼處僧云無口師云將什麼喫飯僧無對（洞山代云他不飢喫什麼飯）師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云我尋常向僧道向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恁麼地驢年去（玄覺云為復唱和語不肯語）

保福問長慶只如魯祖節文在什麼處被南泉恁麼道長慶云退己讓於人萬中無一箇。羅山云陳老師當時若見背上與五火抄何故如此為伊解放不解收。玄沙云我當時若見也與五火抄。雲居錫云羅山玄沙總恁麼道為復一般別有道理若擇得出許上座佛法有去處。玄覺云且道玄沙五火抄打伊著不著

陳者羅山姓也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僧問如何是曹谿門下客師云南來鷰僧云學人不會師云養羽候秋風僧問如何是宗乘極則事師云秋雨草離披又南泉躬至見師面壁乃拊師背問汝是阿誰曰普願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曰汝何多事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者虔化人也姓廖氏八歳從師二十五具戒有相者覩其殊表謂之曰師骨氣非凡當爲法王之輔佐也師遂往佛迹巖參禮大寂與百丈海禪師同爲入室皆承印記一日大寂遣師詣長安奉書于忠國師國師問曰汝師說什麼法師從東過西而立國師曰只遮箇更別有師却過東邊立國師曰遮箇是馬師底仁者作麼生師曰早箇呈似和尚了尋又送書往徑山與國一禪師(語在國章)屬連帥路嗣恭延請大寂居府應期盛化師迴郡得大寂付授衲袈裟令學者親近僧問馬祖請和尚離四句絕百非直指某甲西來意祖云我今日無心情汝

山云軍中行兵則有鼓角之動則是進也

去問取智藏其僧乃來問師師云汝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令某甲來問上坐師以手摩頭云今日頭疼汝去問海師兄其僧又去問海(百丈和尚)海云我到遮裏却不會僧乃舉似馬祖祖云藏頭白海頭黑馬祖一日問師云子何不看經師云經豈異耶祖云然雖如此汝向後爲人也須得曰智藏病思自養敢言爲人祖云子末年必興於世也馬祖滅後師唐貞元七年衆請開堂李尚書翱嘗問僧馬大師有什麼言教僧云大師或說即心即佛或說非心非佛李云總過遮邊李却問師馬大師有什麼言教師呼李翱翱應諾師云鼓角動也制空禪師謂師曰日出太早生師曰正是時師住西堂後有一俗士問有天堂地獄否師曰有曰有佛法僧寶否師曰有更有多問盡答言有曰和尚恁麼道莫錯否師曰汝曾見尊宿來耶曰某甲曾參徑山和尚來師曰徑山向汝作麼生道曰他道一切總無師曰汝有妻否曰有師曰徑山和尚有妻否

曰無師曰徑山和尚道無即得俗士禮謝而去師元和九年四月八日歸寂壽八十臘五十五憲宗諡大宣教禪師塔曰元和證真至穆宗重諡大覺禪師

京兆府章敬寺懷惲禪師（元作暉）泉州同安人也姓謝氏受大寂心印初住定州栢巖次止中條山唐元和初憲宗詔居上寺玄學者奔湊師上堂示徒曰至理亡言時人不悉強習他事以為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鑒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眾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為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揑目妄起空華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為不虧實相僧問心法雙亡指歸何所師曰郢人無污徒勞運斤曰請師不返之言師曰即無返句（後人舉之於洞山洞山云道即甚道罕遇作家）一日丈和尚令僧來伺候師上堂次展坐具禮拜了起

无返句山云說不得言語也

靸 蘇合先盍反說文小兒履也又中屐也

來拈師一隻靸鞋以衫袖拂却塵了倒覆向下師曰老僧罪過或問祖師傳心地法門為是真如心妄想心非真非妄心為是三乘教外別立心師曰汝見目前虛空麼曰信知常在目前人自不見師曰汝莫認影像曰和尚作麼生師以手撥空三下曰作麼生即是師曰汝向後會去在有一僧來遶師三帀振錫而立師曰是是（長慶代云和尚佛法身心何在）其僧又到南泉亦遶南泉三帀振錫而立南泉云不是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僧云章敬道是和尚為什麼道不是南泉云章敬即是是汝不是（長慶代云和尚是什麼心行　雲居錫云章敬未必道是南泉未必道不是又云遮僧當初但持錫出去恰好）師有小師行腳迴師問曰汝離此間多少年邪曰離和尚左右將及八年師曰辦得箇什麼小師於地畫一圓相師曰只遮箇更別有小師乃畫破圓相後禮拜僧問四大五蘊身中阿那箇是本來佛性師乃呼僧名僧應諾師良久曰汝無佛性唐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示滅建塔于灞水勑諡大覺禪師大寶相

猱 音擾乱 人心不定也

跛跛挈挈 音 太忽忽也 別本作 洟洟劫劫

之塔

定州栢巖明哲禪師嘗見藥山和尚看經因語之曰和尚莫猱人好藥山置經云日頭早晩也師云正當午也藥山云猶有文采在師云某甲無亦無藥山云老兄好聰明師云某甲只恁麼和尚作麼生藥山云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麼過時

信州鵝湖大義禪師者衢州須江人也姓徐氏李翺嘗問師大悲用千手眼作麼師云今上用公作麼有一僧乞置塔李尚書問云教中不許將屍塔下過又作麼生無對僧却來問師師云他得大闡提唐憲宗嘗詔入內於麟德殿論議有一法師問如何是四諦師云聖上一帝三帝何在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師云法師只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法師云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云法師講無窮經論只遮一點尚不奈何師却問諸碩德曰行住坐臥畢竟以何爲道有對曰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道乎有對無分別是道師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道乎有對四禪八定是道師曰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邪衆皆杜口師又舉順宗問尸利禪師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尸利云佛性猶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真宗益加欽重師於元和十二年正月七日歸寂壽七十四勑諡慧覺禪師見性之塔

伊闕伏牛山自在禪師者吳興人也姓李氏初依徑山國一禪師受具後於南康見大寂發明心地因爲大寂送書於忠國師國師問曰馬大師以何示徒對曰即心即佛國師曰是什麼語良久又問曰此外更有什麼言教師曰非心非佛或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曰猶較些子師曰馬大師即恁麼未審和尚此間如何

國師曰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鎌師後隱于伏牛山一日謂衆曰即心即佛是無病求病句非心非佛是藥病對治句僧問如何是脫灑底句師曰伏牛山下古今傳師後於隋州開元寺示滅諡

八十一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出僧曰學人未領旨在師曰去師上堂示衆曰心若無事萬象不生意絶玄機纖塵何立道本無體因道而立名道本無名因名而得號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之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夫大道無中復誰先後長空絶際何用稱量空既如斯道復何說夫心月孤圓光呑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禪德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迹劍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爲道矣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導師云法本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所以靈源獨耀道絶無生大智非明眞空無迹眞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爲增語禪德且須自看無人替代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璿機不動寂爾無言覿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師將順世告衆曰有人貌得吾眞否衆皆將寫得眞呈師師皆打之弟子普化出曰某甲貌得師曰何不呈似老僧普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遮漢向後如風狂接人去在師既奄化勅諡凝寂大師眞際之塔

毗陵芙蓉山太毓禪師者金陵人也姓范氏年十二禮牛頭山第六世忠禪師落髮二十三於京兆安國寺受具後迴大寂密傳祖意唐元和十三年止毗陵義興芙蓉山一日因行食與龐居士居士接食次師云生心受施淨名早訶去此一機居士還甘否居士

云當時善現豈不作家師云非關他事居士云食到口邊被他
奪卻師乃下食居士云不消一句居士又問師馬大師著實為人
處還分付吾師否師云某甲尚未見他作麼知他著實處居士
云只此見知也無討處師云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說師
又失宗若作兩向三向師還開得口否師云直似開口不得可謂
實也居士撫掌而出寶曆中歸齊雲入滅壽八十臘五十八大和
二年追諡大寶禪師楞伽之塔

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一日隨馬祖行次問如何是大涅槃祖云
急師云急箇什麼祖云看水師與丹霞遊山次見水中魚以
手指之丹霞云天然天然師至來日又問丹霞昨日意作麼生
丹霞乃放身作臥勢師云蒼天又與丹霞行至麻谷山師云某甲
向遮裏住也丹霞云住即且從還有那箇也無師云珍重有僧
問云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乃起立以杖繞

主人勤拳　山曰數勤志誠供養之或云拶拳止兒啼之僧之或云丁寧之義之

無勝幢　華嚴云願一切衆生作護法藏滅一護諸仏法令正法海无所缺減

身一轉翹一足云會麼僧無對師打之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默然（其僧又問石霜此意如何石霜云主人勤拳帶累闍梨拖泥涉水）耽源問十二面觀音是凡是聖師
云是聖耽源乃打師一摑師云知汝不到遮箇境界

杭州鹽官鎮國海昌院齊安禪師者海門郡人也姓李氏生
時神光照室復有異僧謂之曰建無勝幢使佛日迴照者豈
非汝乎遂依本郡雲琮禪師落髮受具後聞大寂行化於龔
公山乃振錫而造焉師有奇相大寂一見深器異之乃命入室密示
正法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佛師云與我將那箇銅缾來僧
即取淨缾來師云却送本處安置其僧送缾本處了却來再徵
前語師云古佛也過去久矣有講僧來參師問云坐主蘊何事
業對云講華嚴經師云有幾種法界對云廣說則重重無盡
略說有四種法界師豎起拂子云遮箇是第幾種法界坐主
沈吟徐思其對師云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

失照(保福聞云若禮拜即喫和尚棒禾山代云某甲不煩和尚莫怪法眼代拊掌三下)僧問大梅如何是西來意大梅云西來無意師聞乃云一箇棺材兩箇死屍(玄沙云鹽官是作家)師喚侍者云將犀牛扇子來侍者云破也師云扇子破還我犀牛來侍者無對(投子代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資福代作圓相心中書牛字石霜代云若還和尚即無也保福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師一日謂衆曰虛空爲鼓須彌爲椎什麽人打得衆無對(有人舉似南泉南泉云王老師不打遮破鼓法眼別云王老師不打)有法空禪師到請問經中諸義師一一答了却云自禪師到來貧道揔未得作主人法空云請和尚便作主人師云今日夜也且歸本位安置明日却來法空下去至明旦師令沙彌屈法空禪師法空至師顧沙彌曰咄遮沙彌不了事教屈法空禪師却屈得箇守堂家人來法空無語法昕院主來參師問汝是誰對云法昕師云我不識汝昕無語師後不疾宴坐示滅勅謚悟空禪師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者毗陵人也姓宣氏初謁豫章馬大師馬接之因披剃受具後謁石頭遷和尚先自約曰若一言相契我即住不然便去石頭知是法器即垂開示師不領其旨告辭而去至門石頭呼之云闍梨師迴顧石頭云從生至老只是遮箇漢更莫別求師言下大悟乃踢折拄杖而棲止焉(洞山云當時若不是五洩先師大難承當然雖如此猶涉在途長慶云險玄覺云那箇是涉在途處有僧云爲伊三寸途中薦得所以在途玄覺云爲復薦得自己爲復薦得三寸若是自己爲什麽成三寸若是三寸爲什麽悟去且道洞山意作麽生莫亂說子細好)唐貞元初入天台山住白沙道場復居五洩僧問何物大於天地師云無人識得伊僧云還可雕琢也無師云汝試下手看僧問此箇門中始終事如何師云汝道目前底成來得多少時也僧云學人不會師云我此間無汝問底僧云豈無和尚接人處師云待汝求接我即接僧云便請和尚接師云汝欠少箇什麽問如何得無心師云傾山覆海晏然靜地動安眠豈不得師元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沐浴焚香端坐告衆云法身圓寂示有去來千聖同源萬靈歸一吾今漚散胡假興哀無自勞

神須存正念若遵此命真報吾恩儻固違言非吾之子時有
僧問和尚向什麼處去師曰無處去曰某甲何不見師曰非眼
所覩（洞山云作家）言畢奄然順化壽七十有二臘四十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鄭氏幼歲從師於荊州玉泉
寺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大寂云即心是佛師即大悟唐貞元中居
於天台山餘姚南七十里梅子真舊隱時鹽官會下一僧入山采拄杖
迷路至庵所問曰和尚在此山來多少時也師曰只見四山青又黃又
問出山路向什麼處去師曰隨流去僧歸說似鹽官鹽官曰我在江
西時曾見一僧自後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請出師師有
偈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
那得苦追尋大寂聞師住山乃令一僧到問云和尚見馬師得箇
什麼便住此山師云馬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遮裏住僧
云馬師近日佛法又別師云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

師云遮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
其僧迴舉似馬祖祖云大衆梅子熟也（僧問禾山大梅恁麼道意作麼生禾山云真師子兒）自此學者
漸臻師道彌著師上堂示衆曰汝等諸人各自迴心達本莫逐其
末但得其本其末自至若欲識本唯了自心此心元是一切世間出
世間法根本故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心且不附一切善惡
而生萬法本自如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蒲花柳絮竹針
麻線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話次定山云生死中無佛即非生死夾山
云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二人上山參禮夾山便舉問師未審二
人見處那箇較親師云一親一疎夾山云那箇親師云且去明日
來夾山明日再上問師師云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後自云當時失一隻眼）忽一
日謂其徒曰來莫可抑往莫可追從容間聞鼯鼠聲乃云
即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護持之吾今逝矣言訖示滅壽八
十八臘六十有九智覺禪師延壽讚曰師初得道即心是佛最

盭 許極反 傷痛也 尚書曰民罔不盭傷心

後示徒物非他物窮萬法源徹千聖骨真化不移何妨出没
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者衢州信安人也姓祝氏年十三見殺生
者盭然不忍食乃求出家初習毗尼修止觀後參大寂乃得心
要唐貞元六年始行化於呉越間八年至鄱陽山神求受八戒
十三年止嵩山少林寺僧問如何是道師云大好山僧云學人
問道師何言好山師云汝只識好山何曾達道問狗子還有佛
性否師云有僧云和尚還有否師云我無僧云一切衆生皆有佛
性和尚因何獨無師云我非一切衆生僧云既非衆生是佛否
師云不是佛僧云究竟是何物師云亦不是物僧云可見可思否
師云思之不及議之不得故云不可思議元和四年憲宗詔至
闕下白居易嘗詣師問曰既曰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上菩提
者被於身為律說於口為法行於心為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
譬如江河淮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即是法法不
離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又問既無分別何以修心師云心本無
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起念又問垢即不可念淨
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為
病又問無修無念又何異凡夫邪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
二病是曰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即近執著忘即落
無明此為心要云爾有僧問道在何處師曰只在目前曰我何不
見師曰汝有我故所以不見曰我有我故即不見和尚見否師曰
有汝有我展轉不見曰無我無汝還見否師曰無汝無我阿誰
求見元和十二年二月晦日升堂說法訖就化壽六十三臘三十九
歸葬于灞陵西原勅謚大徹禪師元和正真之塔 盭 許極切
湖南東寺如會禪師者始興曲江人也初謁徑山後參大寂學徒
既衆僧堂內牀榻為之陷折時稱折牀會也自大寂去世師常
患門徒以即心即佛之譚誦憶不已且謂佛於何住而曰即心

或你作濔

心如畫師而云即佛遂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劒去遠矣爾方刻舟時號東寺爲禪窟焉相國崔公羣出爲湖南觀察使見師問曰師以何得師曰見性得師方病眼公譏曰既云見性其奈眼何師曰見性非眼眼病何害公稽首謝之（法眼別云是相公眼）師問南泉近離什麼處來云江西師云將得馬師眞來否泉云只遮是師云背後底你無對（長慶代云大似不知保福云幾不到和尚此間雲居錫云此二尊宿者盡扶背後只如南泉休去爲當扶面前扶背後）崔相公入寺見鳥雀於佛頭上放糞乃問師云鳥雀還有佛性也無師云有崔云爲什麼向佛頭上放糞師云是伊爲什麼不向鷂子頭上放仰山來參師云已相見了更不用上來仰山云恁麼相見莫不當否師歸方丈閉却門仰山歸舉似溈山溈山云寂子是什麼心行仰山云若不恁麼爭識得他復有人問師曰某甲擬請和尚開堂得否師曰待將物裹石頭煖即得彼無語（藥山代云石頭煖也）唐長慶癸卯歲八月十九日歸寂壽八十

你

勑謚傳明大師塔曰永際

鄂州無等禪師者尉氏人也姓李氏初出家於龔公山參禮馬大師密受心要後住隋州土門嘗謁州牧王常侍者師退將出門王後呼之云和尚師迴顧王敲柱三下師以手作圓相復三撥之便行師後住武昌大寂寺一日大衆晩參師見人人上來師前道不審乃謂衆曰大衆適來聲向什麼處去也有一僧竪起指頭師云珍重其僧至來朝上參次師乃轉身面壁而臥佯作呻吟聲云老僧三兩日來不多安樂大德身邊有什麼藥物與老僧些小僧以手拍淨缾云遮箇淨缾什麼處得來師云遮箇是老僧底大德底在什麼處僧云亦是和尚底亦是某甲底唐大和四年十月示滅壽八十二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上堂云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他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虛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

佯（余章）似羊反 詐也 愽雅 弱や

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他覓從前只是依他解發言皆滯
光不透脫只爲目前有物僧問如何是玄旨師云無人能會僧云
向者如何師云有向即乖僧云不向者如何師云誰求玄旨又云
去無汝用心處僧云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師云觀音妙智
力能救世間苦僧云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鼎蓋三下云子還
聞否僧云聞師云我何不聞僧無語師以棒趁下師嘗與南泉
同行後忽一日相別煎茶次南泉問云從前與師兄商量語句
彼此已知此後或有人問畢竟事作麼生師云這一片地大好卓
庵泉云卓庵且置畢竟事作麼生師乃打却茶銚便起泉云
師兄喫茶了普願未曾喫茶師云作這箇語話滴水也銷不得
僧問此事久遠如何用心師云牛皮鞔露柱露柱啾啾叫凡耳
聽不聞諸聖呵呵笑師因俗官來乃拈起帽子兩帶云還會
麼俗官云不會師云莫怪老僧頭風不卸帽子師入園取菜次

師畫圓相圍却一株語衆云輒不得動著這箇衆不敢動少頃
師復來見菜猶在便以棒趁衆僧云這一隊漢無一箇有智慧
底師問新到僧什麼處來僧云鳳翔來師云還將得那箇來
否僧云將得來師云在什麼處僧以手從頂擎捧呈之師即
舉手作接勢拋向背後僧無語師云這野狐兒師剗草次有
講僧來參忽有一蛇過師以鋤斷之僧云久嚮歸宗元來是箇
麤行沙門師云坐主歸茶堂內喫茶去雲巖來參師作挽弓
勢巖良久作拔劒勢師云來太遲生有僧辭去師喚近前來吾
爲汝說佛法僧近前師云汝諸人盡有事在汝異時却來這裏
無人識汝時寒途中善爲去師上堂云吾今欲說禪諸子摠
近前大衆進前師云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僧問如何是
觀音行師乃彈指云諸人還聞否僧曰聞師云一隊漢向這裏
覓什麼以棒趁出大笑歸方丈僧問初心如何得箇入處師敲

或本師云是你麼是我麼主云如何是麼師竪起鋤頭主云如何是細師作斬蛇勢主云与麼則依而行之師云依而行之即且置你什麼處見我斬蛇主無語

芥子し 維ノ經

措大山云元是秀才也 此説一ケ村僕世教言之若有天下大任則言某人可耐此任也 如斯人言し 也措置天下大徒 大事之大徒 ケ切乃綿違也

鼎蓋三下云還聞否僧云聞師云我何不聞師又敲三下問還聞否僧云不聞師云我何以聞僧無語師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江州刺史李渤問師曰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渤即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譚否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否李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首而已李異日又問云大藏教明得箇什麼邊事師舉拳示之云還會麼李云不會師云遮箇措大拳頭也不識李云請師指示師云遇人即途中授與不遇即世諦流布師以目有重瞳遂將藥手按摩以致目眥俱赤世號赤眼歸宗焉後示滅勅謚至眞禪師

静訂反目際之又才賜反

低頭

景德傳燈録卷第七

景德傳燈録卷第八

懷讓禪師第二世下五十六人馬祖法嗣

汾州無業禪師
澧州大同廣澄禪師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
五臺鄧隱峯禪師
溫州佛嶼和尚
烏臼和尚
潭州石霜山大善和尚
石臼和尚
本谿和尚
石林和尚
洪州西山亮坐主
黒眼和尚
米嶺和尚
齊峯和尚
大陽和尚
紅螺山和尚
泉州龜洋無了禪師
利山和尚
韶州乳源和尚
松山和尚
則州和尚
南嶽西園曇藏禪師

百靈和尚　鎮州金牛和尚
澧州秀谿和尚　忻州打地和尚
洞安和尚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　汀州水塘和尚
古寺和尚　江西椑樹和尚
京兆草堂和尚　袁州楊岐山甄叔禪師
濛谿和尚　洛京黑澗和尚
京兆興平和尚　逍遙和尚
福谿和尚　洪州水老和尚
浮盃和尚　潭州龍山和尚
襄州居士龐蘊（已上四十人見錄）　天目山明覺禪師
王屋山行明禪師　京兆智藏禪師
大陽山希頂禪師　蘄州崑山定覺禪師

隋州洪山大師　連州元堤禪師
泉州無了禪師　泉州慧忠禪師
安豐山懷空禪師　羅浮山道行禪師
廬山法藏禪師　呂后山寧賁禪師（已上二十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懷讓禪師第二世法嗣

汾州無業禪師者商州上洛人也姓杜氏初母李氏聞空中言寄居得否乃覺有娠誕生之夕神光滿室甫及丱歲行必直視坐即跏趺九歲依開元寺志本禪師受大乘經五行俱下諷誦無遺十二落髮二十受具戒於襄州幽律師習四分律疏才終便能敷演每爲衆僧講涅槃大部冬夏無廢後聞馬大師禪門鼎盛特往瞻禮馬祖覩其狀貌瓌偉語音如鐘乃曰巍巍佛堂其中無佛師禮跪而問曰三乘文學粗窮其旨常聞禪門即心是佛實未能了馬祖曰只未了底心即是更無別物

山曰鼎新興盛　鼎盛 漢書 貢禹曰天子 春秋〻注 應劭曰方〻

漸也　傳別本作甫

（漢書曰長安浩穰於三輔尤為劇注師古曰浩大也穰盛也言人衆之多也穰如羊反豈浩浩穰穰人物繁多之）

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祖曰大德正鬧在且去別時
來師才出祖召曰大德師迴首祖云是什麼師便領悟禮拜祖
云遮鈍漢禮拜作麼（雲居錫拈云什麼處是汾州正鬧）自得旨尋詣曹谿禮祖塔及
廬嶽天台徧尋聖迹自洛抵雍憩西明寺僧衆舉請充兩街大
德師曰非吾本志也後至上黨節度使李抱真重師名行旦夕
瞻奉師常有倦色謂人曰吾本避上國浩穰今復煩接君侯
豈吾心哉乃之綿上抱腹山未久又往清涼金閣寺重閱大藏
周八稔而畢復南下至于西河刺史董叔纏請住開元精舍師曰
吾緣在此矣繇是雨大法雨垂二十載（廣語具別錄）并汾緇白無不嚮化
凡學者致問師多荅之云莫妄想唐憲宗屢遣使徵召師皆
辭疾不赴暨穆宗即位思一瞻禮乃命兩街僧錄靈阜等齎
詔迎請至彼作禮曰皇上此度恩旨不同常時願和尚且順天
心不可言疾也師微笑曰貧道何德累煩世主且請前行吾從別

（左街右街僧錄之）

道去矣乃沐身剃髮至中夜告弟子惠忻（於斟反）等曰汝等見聞覺知
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
者不了即為境惑一為境惑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
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
實者故經云唯有一事實餘二即非真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
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跏趺而逝荼毗日祥雲五色
異香四徹所獲舍利瑩若玉珠弟子等貯以金棺當長慶三
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于石塔壽六十二臘四十二勅謚大達國師塔
曰澄源

澧州大同廣澄禪師僧問如何是六根滅師云輪劍擲空（舊本作靈）無
傷於物問如何是本來人師云共坐不相識僧云恁麼即學
人禮謝去師云暗寫愁腸寄與誰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者鄭州新鄭人也姓王氏唐至德二年依

大隗山大慧禪師受業三十詣嵩嶽受戒初習相部舊章究毘
尼篇聚次遊諸講肆歷聽楞伽華嚴入中百門觀精練玄
義後扣大寂之室頓然忘筌得遊戲三昧一日爲僧行粥次
大師問桶裏是什麼師云這老漢合取口作恁麼語話自餘同
參之流無敢徵詰貞元十一年憩錫于池陽自構禪齋不下南
泉三十餘載大和初宣城廉使陸公亘嚮師道風遂與監軍
同請下山伸弟子之禮大振玄綱自此學徒不下數百言播諸
方目爲郢匠一日師示衆云道箇如如早是變也今時師僧須
向異類中行歸宗云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云孟八郎又
恁麼去也師有時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每人與二十棒趁出
院也趙州云和尚棒教誰喫師云且道王老師過在什麼處
趙州禮拜而出（玄覺云且道趙州休去是肯南泉不肯南泉）師擬取明日遊莊舍其夜土地
神先報莊主莊主乃預爲備師到問莊主爭知老僧來排

辦如此莊主云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云王老師修行無力
被鬼神覷見有僧便問和尚既是善知識爲什麼被鬼神覷
見師云土地前更下一分飯（玄覺云什麼處是土地前更下一分飯雲居錫云是賞伊罰伊只如土地前見是南泉不是南泉）師有
時云江西馬祖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
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時有一僧隨問趙
州云上座禮拜了便出意作麼生趙州云汝却問取和尚僧上
問曰適來諗上座意作麼生師云他却領得老僧意旨師一日
捧鉢上堂黃檗和尚居第一坐見師不起師問云長老什麼年
中行道黃檗云空王佛時師云猶是王老師孫在下去師一日問
黃檗黃金爲世界白銀爲壁落此是什麼人居處黃檗云是
聖人居處師云更有一人居何國土黃檗乃叉手立師云道不得
何不問王老師黃檗却問更有一人居何國土師云可惜許師
又別時問黃檗定慧等學此理如何黃檗云十二時中不依倚

漿水價且置 山云買水飲之義也

昨夜三更失却牛〻〻山云落悲下轉語也

一物師云莫是長老見處麼黃蘗云不敢師云漿水價且置草鞋錢教阿誰還師見僧斫木師乃擊木三下僧放下斧子歸僧堂師歸法堂良久却入僧堂見前僧在衣鉢下坐師云賺殺人僧問師歸丈室將何指南師云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失却火師因東西兩堂各爭猫兒師遇之白衆曰道得即救取猫兒道不得即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趙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汝適來若在即救得猫兒也師在方丈與杉山向火次師云不用指東指西直下本分事道來杉山插火箸叉手師云雖然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有僧問訊叉手而立師云太俗生其僧便合掌師云太僧生僧無對一僧洗鉢次師乃奪却鉢其僧即空手而立師云鉢在我手裏汝口喃喃作麼僧無對師因入菜園見一僧師乃將瓦子打之其僧迴顧師乃翹足僧無語師便歸方丈僧隨後

師問神山云〻 十五美 神山 章垂玄之 打羅 出云 篩麵也 元作蹵 詩云顧言則 八十元 蹵

入問訊云和尚適來擲瓦子打某甲豈不是警覺某甲師云翹足又作麼生僧無對(後有僧問石霜云南泉翹足意作麼生石霜舉手云還恁麼無)師示衆云王老師要賣身阿誰要買一僧出云某甲買師云他不作貴價不作賤價汝作麼生買僧無對(卧龍代云屬某甲去禾山代云是何道理趙州代云明年來與和尚縫个布衫)師與歸宗麻谷同去參禮南陽國師師先於路上畫一圓相云道得即去歸宗便於圓相中坐麻谷作女人拜師云恁麼即不去也歸宗云是什麼心行師乃相喚迴不去禮國師(玄覺云只如南泉恁麼道是肯底語不肯底語雲居錫云比來去禮拜國師南泉為什麼却相喚迴且道古人意作麼生)師問神山作什麼對云打羅師云手打脚打神山云請和尚道師云分明記取舉似作家(洞山別云無脚手者始解打羅)有一坐主辭師師問什麼處去對云山下去師云第一不得謗王老師對云爭敢謗和尚師乃噴水云多少坐主便出去(先雲居云非師本意先曹山云賴也石霜云不為人斟酌長慶云請領語雲居錫云坐主當時出去是會不會)師一日掩方丈門將灰圍却門外云若有人道得即開或有祇對多未愜師意趙州云蒼天師便開門師因翫月次有僧便問幾時

得似遮箇去師云王老師二十年前亦恁麼來僧云即今作麼生師便歸方丈陸亘大夫問云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更有身否師云分明記取舉似作家陸又謂師曰和尚大不可思議到處世界皆成就師云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陸異日又謂師曰弟子亦薄會佛法師便問大夫十二時中作麼生陸云寸絲不挂師云猶是階下漢師又云不見道有道君王不納有智之臣師上堂次陸大夫云請和尚為衆說法師云教老僧作麼生說陸云和尚豈無方便師云道他欠少什麼陸云為什麼有六道四生師云老僧不教他陸大夫與師見人雙陸拈起骰子云恁麼不恁麼只恁麼信彩去時如何師拈起骰子云臭骨頭十八又問云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時坐或時臥如今擬鐫作佛還得否師云得大夫云莫不得否師云不得不得（雲巖云坐即佛不坐即非佛　洞山云不坐即佛坐即非佛）趙州問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道師便打趙州捉住棒云已後

莫錯打人去師云龍蛇易辨衲子難謾師喚院主院主應諾師云佛九十日在忉利天為母說法時優填王思佛請目連運神通三轉攝匠人往彼雕佛像只雕得三十一相為什麼梵音相雕不得院主問如何是梵音相師云賺殺人師問維那今日普請作什麼對云拽磨師云磨從你拽不得動著磨中心樹子維那無語（保福代云比來拽磨如今却不　法眼代云恁麼即不拽也）一日有大德問師曰即心是佛又不得非心非佛又不得師意如何師云大德且信即心是佛便了更說什麼得與不得只如大德喫飯了從東廊上西廊下不可總問人得與不得也師住庵時有一僧到庵師向其僧道某甲上山去待到齋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來山上少時其僧自喫了却一時打破家事就牀臥師待不見來便歸庵見僧臥師亦去一邊而臥僧便起去師住後云我往前住庵時有箇靈利道者直至如今不見師拈起毬子問僧云那箇何似遮箇對

華嚴經曰初地菩薩多作四天王

元作雍

云不似師云什麼處見那箇便道不似僧云若問某甲見處和尚放下手中物師云許你具一隻眼陸亘大夫向師道肇法師甚奇怪道萬物同根是非一體師指庭前牡丹花云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陸罔測陸又問天王居何地位師云若是天王即非地位陸云弟子聞說天王是居初地師云應以天王身得度者即現天王身而爲說法陸辭歸宣城治所師問大夫去彼將何治民陸云以智慧治民師云恁麼即彼處生靈盡遭塗炭去也師入宣州陸大夫出迎接指城門云人人盡喚作甕門未審和尚喚作什麼門師云老僧若道恐辱大夫風化陸云忽然賊來時作麼生師云王老師罪過陸又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師云只如國家又用大夫作什麼師爲馬大師設齋問衆云馬大師來否衆無對洞山云待有伴即來師云子雖後生甚堪雕琢洞山云和尚莫壓良爲

欲界最下天

山曰十地中才至經中說得分明楞厶經中亦說

維摩經目淨脩廣如青蓮

容止 孝王

賤師洗衣次有僧問和尚猶有遮箇在師拈起衣云爭奈遮个何玄覺云且道是一箇是兩箇師問僧良欽空劫中還有佛否對云有師云是阿誰對云良欽師云居何國土無語僧問祖祖相傳合傳何事師云一二三四五問如何是古人底師云待有即道僧云和尚爲什麼妄語師云我不妄語盧行者却妄語問十二時中以何爲境師云何不問王老師僧云問了也師云還曾與汝爲境麼僧問青蓮不隨風火散時是什麼師云無風火不隨是什麼僧無對師却問不思善不思惡揔不生時還我本來面目來僧云無容止可露洞山云還將示人麼師問坐主云你與我講經得麼對云某甲與和尚講經和尚須與某甲說禪始得師云不可將金彈子博銀彈子去坐主云某甲不會師云汝道空中一片雲爲復釘釘爲復藤纜著問空中有一珠如何取得師云斫竹布梯空中取僧云空中如何布梯師云汝擬作麼生取僧辭問云學人到

諸方有人問和尚近日作麼生未審如何祇對師云但向道近日
解相撲僧云作麼生師云一拍雙泯問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
麼處師云父母已生了鼻孔在什麼處師將順世第一座問和尚
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僧云某甲隨和
尚去還得也無師云汝若隨我即須銜取一莖草來師乃示疾
大和八年甲寅十二月二十五日凌晨告門人曰星翳燈幻亦久矣
勿謂吾有去來也言訖而謝壽八十七臘五十八明年春入塔

五臺山隱峯禪師者福建邵武人也姓鄧氏(時稱鄧隱峯)幼若不慧父母
聽其出家初遊馬祖之門而未能覩奧復來往石頭雖兩番不捷
(語見馬祖章)而後於馬大師言下契會師在石頭時問云如何得合
道去石頭云我亦不合道師云畢竟如何石頭云汝被這箇
得多少時耶石頭和尚剗草次師在左側叉手而立石頭飛
剗子向師面前剗一株草師云和尚只剗得這箇不剗得那

箇石頭提起剗子師接得剗子乃作剗勢石頭云汝只剗得那
箇不解剗得這箇師無對(洞山代云還有堆阜麼)師一日推土車次馬大師展
脚在路上坐師云請師收足大師云已展不收師云已進不退
乃推車碾過大師脚損歸法堂執斧子云適來碾損老僧
脚底出來師便出於大師前引頸大師乃置其斧師到南泉覩衆
僧參次南泉指淨缾云銅缾是境缾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
老僧將水來師便拈淨缾向南泉面前瀉南泉便休師後到
溈山於上座頭解放衣鉢溈山聞師叔到先具威儀下堂內師
見來便倒作睡勢溈山便歸方丈師乃發去少間溈山問侍
者師叔在否對云已去也溈山云去時有什麼言語對云無言
語溈山云莫道無言語其聲如雷師以冬居衡嶽夏止清涼
唐元和中荐登五臺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違拒王命官軍
與賊交鋒未決勝負師曰吾當去解其患乃擲錫空中飛身

而過兩軍將士仰觀事符預夢鬪心頓息師既顯神異慮成
惑衆遂入五臺於金剛窟前將示滅先問衆云諸方遷化坐
去臥去吾嘗見之還有立化也無衆云有也師云還有倒立
否衆云未嘗見有師乃倒立而化亭亭然其衣順體時衆議
舁就茶毗屹然不動遠近瞻覩驚歎無已師有妹爲尼時亦在
彼乃俯近而咄曰老兄疇昔不循法律死更熒惑於人於是以
手推之僨然而踣遂就闍維收舍利入塔

溫州佛嶼和尚尋常見人來以拄杖卓地云前佛也恁麼後
佛也恁麼僧問正恁麼時作麼生師畫一圓相僧作女人拜師
乃打之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賊也賊也僧問如何是異
類師敲椀云花奴花奴喫飯來

烏臼和尚有玄紹二上坐從江西來參師師乃問云二禪伯發
足什麼處僧云江西師以拄杖打之玄云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
云你既不會後面箇僧祗對看後面僧擬近前師便打云信知
同坑無異土參堂去

潭州石霜（一作龍）大善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春日雞鳴
僧云學人不會師云中秋犬吠師上堂云大衆出來出來老漢
有箇法要百年後不累你衆云便請和尚說師云不消一堆火
洞山問几前一童子甚是了事如今不見向甚處去也師云火焰
上泊不得却歸清涼世界去也

烏臼和尚初參馬祖問什麼處來師云烏臼來祖云烏臼近日
有何言句師云幾人於此茫然在祖云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
麼生師乃近前三步祖云我有七棒寄打烏臼你還甘否師
云和尚先喫某甲後甘却迴烏臼

本谿和尚龐居士問云丹霞打侍者意在何所師云大老翁
見人長短在居士云爲我與師同參了方敢借問師云若恁麼

偶尓自恁之

從頭舉來共你商量居士云大老翁不可共你說人是非師云念
翁老年居士云罪過罪過
石林和尚見龐居士來師乃竪起拂子云不落丹霞機試道一句
居士奪却拂子了却自竪起拳師云正是丹霞機居士云與
我不落看師云丹霞患啞龐翁患聾居士云恰是也恰是也
師無語居士云向道偶爾恁師亦無語又一日師問居士云某甲
有箇借問居士莫惜言句居士云便請舉來師云元來惜言
句居士云遮箇問訊不覺落他便宜師乃掩耳而已居士云作
家作家
亮坐主隱洪州西山本蜀人也頗講經論因參馬祖祖問曰見說
坐主大講得經論是否亮云不敢祖云將什麼講亮云將心講
祖云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經亮抗聲云心既講
不得虛空莫講得麼祖云却是虛空講得亮不肯便出將下

堦祖召云坐主亮迴首豁然大悟禮拜祖云遮鈍根阿師禮拜作
麼亮歸寺告聽衆云某甲所講經論謂無人及得今日被馬大
師一問平生功夫冰釋而已乃隱西山更無消息
黑眼和尚僧問如何是不出世師師云善財拄杖子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云千年賣炭漢不知秤畔星
米嶺和尚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云醜陋任君嫌不挂雲霞色
師將示滅乃遺一偈云祖祖不思議不許常住世大衆審思惟
畢竟只遮是
齊峯和尚一日龐居士入院師云俗人頻頻入僧院討箇什麼居
士迴顧兩邊云誰恁道誰恁道師乃咄之居士云在遮裏師云莫
是當陽道麼居士云背後底師迴首云看看居士云草賊敗草
賊敗師無語居士又問此去峯頂有幾里師云什麼處去來居士
云可畏峻硬不得問著師云是多少居士云一二三師云四五六居士

云何不道七師云才道七便有八居士云得也得也師云任添取
居士乃咄之而去師隨後咄之
太陽和尚伊禪師參次師云伊禪近日一般禪師向目前指教人
了取目前事作這箇為人還會文彩未兆時也無伊云擬向這裏致
一問問和尚不知可否師云答汝已了莫道可否伊云還識得目前
也未師云是目前作麼生識伊云要且遭人點檢師云誰伊云某甲
師便咄之伊退步而立師云汝只解瞻前不解顧後伊云雪上更
加霜師云彼此無便宜
紅螺和尚在幽州有頌示門人曰紅螺山子近邊夷度得之流半
是奚共語問醻全不會可憐只解那斯邪
泉州龜洋山無了禪師者莆田縣壺公橫塘人也姓沈氏年七
歲父攜入白重院視之如家因而捨愛至十八剃度受具靈嵒
寺後參大寂禪師了達祖乘即還本院院之北樵采路絕師一日

策杖披榛而行遇六眸巨龜斯須而失乃庵于此峯因號龜洋和
尚一日有虎逐鹿入菴師以杖格虎遂存鹿命洎將示化乃述
偈曰八十年來辨西東如今不要白頭翁非長非短非大小還與
諸人性相同無來無去兼無住了却本來自性空偈畢儼然
告寂瘞于正堂垂二十載為山泉淹沒門人發塔見全身水中
而浮閩王聞之遣使舁入府庭供養忽臭氣遠聞王焚香祝
之曰可遷龜洋舊址建塔言訖異香普熏傾城瞻禮本道奏
謚眞寂大師塔曰靈覺後弟子慧忠遇澄汰終於白衣就塔之東
二百步而葬謂之東塔今龜洋二眞身士民依怙若僧伽之遺
化焉慧忠得法於草菴和尚如本章述之
利山和尚僧問衆色歸空空歸何所師云舌頭不出口僧云為什
麼不出口師云內外一如故僧問不歷僧祇獲法身請師直指師
云子承父業僧云如何領會師云貶剝不施僧云恁麼即大衆有

賴去師云大衆且置作麼生是法身僧無對師云汝問我向你道
僧却問如何是法身師云空華陽焰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
不見如何僧云爲什麼如此師云只爲如此

韶州乳源和尚上堂云西來的的意不妨難道大衆莫有道得者
出來試道看有一僧出才禮拜師便打云是什麼時節出頭來（後人舉似長慶云不妨不妨資福代云爲和尚不惜身命）師見仰山作沙彌時念經師咄云遮沙彌念經
恰似哭聲仰山云某甲寂念經似哭未審和尚如何師乃顧視而已

松山和尚一日命龐居士喫茶居士擧起托子云人人盡有分因什麼
道不得師云只爲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居士云阿兄爲什麼却
道得師云不可無言也居士云灼然灼然師便喫茶居士云阿兄
喫茶何不揖客師云誰居士云龐翁師云何須更揖後丹霞
聞擧乃云若不是松山幾被箇老翁作亂一上居士聞之乃令
人傳語丹霞云何不會取擧起托子時

則川和尚龐居士看師師云還記得初見石頭時道理否居士
云猶得阿師重擧在師云情知久參事慢居士云阿師老耄不
啻龐翁師云二彼同時又爭幾許居士云龐翁鮮健且勝阿師
師云不是勝我只是欠你一箇幞頭居士云恰與師相似師大笑而
已師入茶園內摘茶次龐居士云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師
云不是老師怕答公話居士云有問有答蓋是尋常師乃摘
茶不聽居士云莫怪適來容易借問師亦不顧居士喝云遮無
禮儀老漢待我一一擧向明眼人在師乃拋却茶籃子便
入方丈

南嶽西園蘭若曇藏禪師者本受心印於大寂禪師後謁
石頭遷和尚瑩然明徹唐貞元二年遁衡嶽之絕頂人罕參訪
尋以脚疾移止西園禪侶繁盛師一日自開浴次僧問何不使沙
彌師乃拊掌三下（洞山云一種是時節因緣就中西園精妙僧問曹山古人拊掌豈不是明沙彌邊事曹山云如何是向上事僧無對曹山云遮沙彌）師養

一靈犬嘗夜經行次其犬銜師衣師即歸房又於門側伏守而吠
頻奮身作猛噬之勢詰旦東廚有一大蟒長數丈張口呀氣毒
燄熾然侍者請避之師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
無實性激發則強慈苟無緣冤親一揆言訖其蟒按首徐
行倏然不見復一夕有羣盜犬亦銜師衣師語盜曰茅舍有
可意物一任取去終無所吝盜感其言皆稽首而散

百靈和尚一日與龐居士路次相逢師問云昔日居士南嶽得意
句還曾舉向人未居士云曾舉來師云舉向什麼人居士以手自
指云龐翁師云直是妙德空生也歎居士不及居士却問師得力
句是誰知師便戴笠子而去居士云善為道路師一去更不迴首

鎮州金牛和尚師自將飯供養眾僧每至齋時舁飯桶到堂
前作舞曰菩薩子喫飯來乃撫掌大笑日日如是僧問長慶古人撫掌喚僧喫飯意旨如何長慶云大似因齋慶讚僧問大光未審慶讚箇什麼大光便作舞僧乃禮拜大光云遮野狐精東禪齊云古人自出手作飯舞了喚人來喫意作麼生還會麼只如長慶與大光是明古人意別為他分析今問上座每日持盂掌缽時迎來送去時為當與古人一般別有道理若道別且作麼生得別來若一般恰到他舞又被喚作野狐精有會處麼若未會行腳眼在什麼處僧問曹山古人恁麼是奴兒婢子否曹山云是僧云向上事請師道曹山咄云遮奴兒婢子

洞安和尚有僧辭師師云什麼處去僧云本無所去師云善
為闍梨僧云不敢不敢師云到諸方分明舉僧侍立次師問
今日是幾僧云不知師云我却記得僧云今日是幾師云今日
昏晦

忻州打地和尚自江西領旨自晦其名凡學者致問惟以棒
打地而示之時謂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問師但
張其口僧問門人曰只如和尚每有人問便打地意旨如何門人
即於竈底取柴一片擲在釜中

潭州秀谿和尚谷山問聲色純真如何是道師云亂道作麼
谷山却從東邊過西邊立師云若不恁麼即禍事也谷山却過
東邊師乃下禪牀方行兩步被谷山捉住云聲色純真事

作麼生師便掌谷山云十年後要箇人下茶也無在師云要谷山老漢作麼谷山呵呵大笑三聲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上堂謂衆云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説無知（南泉云恁麼依師道始道得一半 黄蘗云不是南泉駁他要圓前話）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常持錫夜出林麓間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名號夾山善會造庵問曰遠聞和尚念觀音是否師曰然夾山曰騎却頭如何師曰出頭從汝騎不出頭騎什麼僧參方展坐具師曰緩緩僧曰和尚見什麼師曰可惜許磕破鍾樓其僧從此悟入一日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曰師還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箇裴曰在什麼處師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裴覩之驚悸師語二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問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常念觀音

脱去 不知怎

汀州水塘和尚師勘歸宗甚麼處人歸宗云陳州人師云多少年紀歸宗云二十二師云闍梨未生時老僧去來歸宗云和尚幾時生師竪起拂子歸宗云遮箇豈有生邪師云會得即無生歸宗云未會在師無語

古寺和尚丹霞參師經宿至明旦煮粥熟行者只盛一鉢與師又盛一椀自喫殊不顧丹霞丹霞即自盛粥喫行者云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丹霞問師何不教訓行者得恁麼無禮師云淨地上不要點汚人家男女丹霞云幾不問過遮老漢

江西椑樹和尚因臥次道吾近前牽被覆之師云作麼道吾云蓋覆師云臥底是坐底是道吾云不在遮兩處師云爭奈蓋覆何道吾云莫亂道師向火次道吾問作什麼師云和合道吾云恁麼即當頭脱去也師云隔闊來多少時邪道吾便拂袖而去道吾一日從外歸師問什麼處去來道吾云親近來師云用

皷遮兩片皮作什麼道吾云借師云他有從汝借無作麼生道吾
云只為有所以借

京兆草堂和尚自罷參大寂遊至海昌海昌和尚問什麼處來
師云道場來昌云遮裏什麼處師云賊不打貧人家問未有一
法時此身在什麼處師乃作一圓相於中書身字

袁州楊岐山甄叔禪師上堂示衆曰羣靈一源假名為佛體竭
形消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金波自涌心靈絕
兆萬象齊照體斯理者不言而徧歷沙界不用而功益玄化
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界中妄自囚執師始登此山宴處
以至成院聚徒演法四十餘年唐元和十五年正月十三日歸寂
茶毗獲舍利七百粒於東峯下建塔

濛谿和尚僧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良久僧便禮拜師云汝且
作麼生會僧云某甲終不無慚愧師云汝却信得及問本分

事如何體悉師云你何不問僧云請師答話師云你却問得好
其僧大笑而出師云只有遮師僧靈利有僧從外來師便喝僧
云好箇來由師云猶要棒在僧云珍重便出師云得能自在

洛京黑澗和尚僧問如何是密室師云截耳卧街僧云如何是
密室中人師乃換手搥胷

京兆興平和尚洞山來禮拜師云莫禮老朽洞山云禮非老朽
師云非老朽者不受禮洞山云他亦不止洞山問如何是古佛心師
云即汝心是洞山云雖然如此猶是某甲疑處師云若恁麼即問
取木人去洞山云某甲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師云汝試道看洞
山云不是某甲洞山辭師云什麼處去洞山云沿流無定止師云
法身沿流報身沿流洞山云總不作此解師乃撫掌（保福云洞山自是一家乃別云覓得幾人）

逍遙和尚一日師在禪牀上坐有僧産西問云念念攀緣心心

永寂師云昨日晚間也有人恁麼道西云道箇什麼師云不知西云請師說師以拂子驀口打西便出師告大衆云頂門上著一隻眼

福谿和尚僧問古鏡無瑕時如何師良久僧云師意如何師云山僧耳背僧又舉前問師云猶較些子僧問如何是自己師云你問什麼僧云豈無方便去也師云你適來問什麼僧云得恁麼顛倒師云今日合喫山僧手裏棒僧問緣散歸空空歸何所師云某甲僧云諾師云空在何處僧云却請師道師云波斯喫胡椒 說不得之方便

洪州水老和尚初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乃當胷蹋倒師大悟起來撫掌呵呵大笑云大奇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一毛頭上便識得根原去便禮拜而退師住後告衆云自從一喫馬師蹋直至如今笑不休有僧作一圓相以手撮向

伎死禪和 山云言死伎倆禪和之又云不已通變人不識拃要之人

師身上師乃三撥亦作一圓相却指其僧僧便禮拜師打云遮虛頭漢問如何是沙門行師云動則影現覺則冰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乃拊掌呵呵大笑凡接機大約如此

浮盃和尚有凌行婆來禮拜師師與坐喫茶行婆乃問云盡力道不得底句還分付阿誰師云浮盃無剩語婆云某甲不恁麼道師遂舉前語問婆婆斂手哭云蒼天中間更有冤苦師無語婆云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為人即禍生也後有僧舉似南泉南泉云苦哉浮盃被老婆摧折婆後聞南泉恁道笑云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有幽州澄一禪客逢見行婆乃問云怎生南泉恁道猶少機關在婆乃哭云可悲可痛禪客罔措婆乃問云會麼禪客合掌而對婆云倚死禪和如麻似粟後澄一禪客舉似趙州趙州云我若見遮臭老婆問教口啞却澄一問趙州云未審和尚怎生問他趙州以棒打云似遮箇倚死

倚借音伎之

元作我不雲水來

漢一不打待幾時連打數棒婆又聞趙州恁道云趙州自合喫婆
手裏棒後僧擧似趙州趙州哭云可悲可痛婆聞趙州此語合
掌歎云趙州眼放光明照破四天下也後趙州教僧去問婆云
怎生是趙州眼婆乃竪起拳頭趙州聞乃作一頌送凌行婆云
當機直面提直面當機疾報你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頌
答趙州云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
潭州龍山和尚亦云隱山問僧什麼處來僧云老宿處來師云老宿有
何言句僧云說即千句萬句不說即一字也無師云恁麼即蝿
子放卵其僧禮拜師便打之洞山价和尚行脚時迷路到山
因參禮次師問此山無路闍梨向什麼處來洞山云無路且置
和尚從何而入師云我不曾雲水洞山云和尚住此山多少時耶
師云春秋不涉洞山云此山先住和尚先住師云不知洞山云為
什麼不知師云我不為人天來洞山却問如何是賓中主師云

長年不出戸洞山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青天覆白雲洞山云賓主
相去幾何師云長江水上波洞山云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師云清
風拂白月洞山又問和尚見箇什麼道理便住此山師云我見兩
箇泥牛鬪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師因有頌云三間茅屋從
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作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
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以儒為業而居
士少悟塵勞志求眞諦唐貞元初謁石頭和尚忘言會旨
復與丹霞禪師為友一日石頭問曰子自見老僧已來日用
事作麼生對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復呈一偈云日用
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
為號丘山絶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般柴石頭然之曰子
以緇邪素邪居士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之江西參問
馬祖云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

即向汝道居士言下頓領玄要乃留駐參承二載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自爾機辯迅捷諸方嚮之嘗遊講肆隨喜金剛經至無我無人處致問曰坐主既無我無人是誰講誰聽坐主無對居士曰某甲雖是俗人粗知信向坐主曰只如居士意作麼生居士乃示一偈云無我復無人作麼有踈親勸君休歷坐不似直求眞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幷信受揔是假名陳坐主聞偈欣然仰歎居士所至之處老宿多往復問讎皆隨機應響非格量軌轍之可拘也元和中北遊襄漢隨處而居或鳳嶺鹿門或鄽肆閭巷初住東巖後居郭西小舍一女名靈照常隨製竹漉籬令鬻之以供朝夕有偈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居不是賢聖了事凡夫易復易即此五蘊有眞智十方世界一乘同無相法身豈有二若捨煩惱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居士將入滅令女靈照出視日早晚及午以報女遽報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戶觀次靈照即登父坐合掌坐亡居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問疾次居士謂曰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公膝而化遺命焚棄江湖緇白傷悼謂禪門龐居士即毗耶淨名矣有詩偈三百餘篇傳於世

景德傳燈録卷第八

釋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校
[illegible]巖[illegible][illegible]山[illegible]

